

卷九十七

金山志 遼東志略 稽古定制 勸善錄 夷堅志 神僧傳 效類集

卷九十八

古今注 折獄龜鑑 樂善錄 皇朝類苑 橫浦語錄

卷九十九

鼠璞 談錄 中華古今注

卷一百

前定錄 續前定錄 論衡 隨筆

說部

九十七之一百

說郭卷九十七

金山志八奇

釋惠窳

方輿勝覽曰山石江中去城七里唐李錡鎮潤州表名金山自裴頭
沱開山得金故名山前有二島號石牌稱郭璞墓按唐書韓滉得
達中之難陳少將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大江閱滉亦總兵臨金山與
少游會則是達中之時已有金山之名非始於李錡也長編達炎
肆年夏兀木肆至鎮江韓也忠提兵駐揚子江金山以激之虜
衆數萬世忠戰士纜八千兀木約日會戰世忠募海船百余艘泊
金山下預命工鍛鉄為長纜貫一大鈎比合戰世忠分海舟為
兩道每拖一纜則拽一舟而入虜不得渡以輕船絕江而逆俘獲

殺傷者其 洪道雜記云山在京口江心上有竜游士登好高峯
望佳出海門皆靡靡此山大江環繞每風四起勢欲飛動故南朝之
浮玉山別有山鳥相傳為郭璞墓大水不能没下元水府亦此說
云焦山裏弄金山寺裏山

郡志曰竜游幸在金山旧名不澤心不知始於何時或去始晉達
武梁高僧傳天監肆年武帝親臨寺設水陸大會朱熙寧中
有進士揚諤者作金山水陸因緣引此事載於記中有碑見
存祥符畱經寺起於唐之裴頭陀而尚書孫覲上梁文有曰
萬川東注一島中訖長江介吳楚荷故刹躡梁陳之舊與祥
符畱經頗異咸平中寺僧幼聰献山畱詔遣内侍籃繼宗

賜大藏經祥符伍年詔改山曰龍游天禧伍年又遣内侍江德明
就飾佛像給錢三百萬市木脩寺寺僧表永旧名詔山曰金
山寺曰竜游

有二塔曰薦慈宋丞相會夜元符末知樞密院事於禽達
造招親遂請子朝賜額曰薦慈布有蘆塲七拾頃在達康
至是援故相王安石捨田蔣山例尽以施之永為塔下香灯
資薦慈中廢淳熙初重建

有臺曰好高元祐初主僧了元立東有詩
有室曰楞伽宋太子少保張安道自翰林學士出守除州一日入
瑯琊山藏院呼梯梯梁得木匣發而視之乃楞伽經也恍然

覺其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伽經未終而化安道讀書
殘軸筆蹟宛然如昔元豐末東坡居士蘇軾過南都安道江
此經授軾且以戲三十萬使鏤板印施於江淮間軾曰此經在
它人猶希世之稱况於公乎請家藏為子孫無窮之福金山
童游寺主僧了元謂軾曰印施有尺書而刻之則無尺矣軾
乃留金山元請代書之使侍者晚機走錢塘求善事鏤板
流傳四方乾道丙子主僧室印即軾寫經處扁曰楞伽室
惟四堂一日浮金宋徐尤用邀東坡同遊二曰推跨乾道初淮東
路總管洪造取孝宗詩中謁之三曰玉鑑翰林李士蘇神
詩有僧依玉鑑光中住人路金鰲背上行之句取以揭之

四曰水陸延祐間兩建水陸大會佛海慈慧禪師應深撰碑

有四閣一日化城宋丞相王安石僧仲殊皆有詩二曰無邊三曰金
鰲四曰奎文宋高宗幸建康孝宗以元子扈從道由金山賊
詩有云峯然天立鎮中流雄誇東南二百州郡守方滋刻
石于閣下有記有六亭一曰留六二曰吞海三曰回瀾四曰觀瀾室
祐四年主僧永茂重建五曰烟雨奇觀云曰江山覽淳祐十
年理宗御書大字賜臣趙葵遂於無邊閣西創菴揭之

遼東志畧一

遼東地方數千里東踰鴨綠而控朝鮮西接山海而抵大寧
南誇漠澗而連青冀比越遼水而亘沙漠又東北至奴兒干

梁海有吉列廷諸夷之地咸屬統內稽古州郡有沿有華或合或分各號不一難以槩載若不備之於註則始未矣祥今以歷代統屬提其要而以國革事實繫於經之一曰遼東遼在九州之東故名遼東

一曰遼陽水北曰揚遼東西之地其南背遼海故曰遼陽

一曰遼陽 遼東地所理漢之城名不知何所取義君名襄下者以城而得各漢之城 襄平 統通矯制納周納于北軍討平諸呂

遼西

一在遼水之西故曰西上谷漁陽大寧廣寧迤東皆古遼西地

樂浪洛郎

漢武元狩中間其地置郡本朝鮮地箕子所對高麗所都之平壤城即漢之王儉城樂浪之所理也

玄菟

古朝鮮地漢武置郡去 州東北三千里明帝築玄菟城

真香

東夷國名應郡曰玄菟郡本真香國漢武置郡

臨屯

漢武元狩中置郡

帶方

古帶方漢國未曾置郡在遼東屬平州括地志云帶方

故城在樂浪界

夷國

肅慎氏

史記虞舜本紀北山戎發肅慎鄭玄曰肅慎五百里北并沃阻相接自周武王至魏高貴鄉公東晉元帝及石季龍時皆貢楛矢名石碧其國東北山出石其利如鉄取為鏃即石磐

靺鞨

括地志云肅慎氏即今靺鞨有黑水靺鞨渤海靺鞨沈括曰黑山在太北之北有城在其西南名慶州予奉使嘗帳宿其下土石皆紫黑水出其西所謂黑水也靺鞨居黑水之北國名黑

水靺鞨其渤海居扶餘城為阿保機所滅改東丹國

勿吉

本肅慎氏之國後魏以後名勿吉

挹婁

東夷種名古肅慎氏國也在秋金東北即魏時挹婁國

朝鮮

周初封箕子國於朝鮮餘見後高麗住

高麗

本朝鮮地漢武置孫屬樂浪郡後累代皆受中國封爵郡平壤城即朝鮮國王儉城也本扶餘別種平壤城亦名長安有

木出靺鞨之曰山色若鴨祿水人喜孝至旁重亦矜勉

新羅

居漢樂浪地在百濟東南魏平以後分王王韓之地

百濟

馬韓之屬也本扶餘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立國於帶方故地遂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曰号为東極新羅高麗西南俱限海其都曰居技城亦曰固麻城

高句麗

東夷國名居遼東之東其先出扶余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室內為日所照既而有娠生一邲置暖處有直男破卵而出及長字之

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雖一夫愷獸甚多扶餘人欲殺之

朱蒙走紇骨城居之号曰高句驪曰以高為氏

扶餘

地名在長安城北本橐離國王子名東名者王欲殺之走渡施掩水因都扶余故以号在高麗北挹婁南有軍事則祭天殺牛觀啼以占吉凶解者為凶合者為吉其王堊用王匣也哉

東胡

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烏桓地服虔曰東胡乃烏桓之先其後為鮮卑國在匈奴東故号東胡

烏桓

與鮮卑皆東胡種後初匈奴冒頓破東胡餘重散保烏桓鮮卑乙山因以為族

鮮卑

國在遼東後有居遼水西者餘見烏桓注

渤海

本粟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南北皆新羅窮海西初為渤海郡唐室應初為渤海國北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東京曰靑原府南京曰鴨綠府去長安八十里

沃沮

東夷國在高麗馬大山之東

辰國

古有王韓國曰馬韓曰辰韓曰弁韓此其一也在朝鮮其番之東濊貉之南

濊貉

東夷國名王韓之屬與高麗同種在辰韓之比高麗沃沮之南朝鮮之東東窮大海皆以濊為氏

比貉

北方貉種即濊也與高麗同種在辰韓比朝鮮東東窮大海契丹

東胡種居西樓在潢水南黃靑北得鮮卑故地或以為鮮卑

遺種至元魏時自號契丹五代未稱太陽契丹忘其地有云
一曰北也里沒里華言正河源出中京西馬蓋山東北流一曰鳥
羅箇沒里華言潢河原出饒州南西平松林在東流至木葉
山與土河合流為一相傳初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下婦人
乘小車潢河而下遇於木景山碩合流之水遂為夫婦此其
始祖

女真

本完顏氏始居按出虎水於是國号大金至阿骨打始大
按出虎華言金地有金線河在今上京會寧府女真種類
不一間原以南為熟女真宗以前曰女真元祖名帖木真因

改真為直

孤竹國

在平州濱東海地志孤竹國城在邊西今文縣

白霄奚霫音習

奚本號庫莫奚其先東胡宇文之別種為匈奴所破窟居
松漠之東與突厥同俗魏書達奚簿統奚吐奚四昏皆其部
族也至隋始去庫莫而但曰奚唐未居陰涼川在幽州西南即
白霄亦也鉄勒諸部之号其後契丹号奚万奉部役屬於
霄有東西

稽右定制一焉

唐制

一凡王公以下屋舍不得施重拱簿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九架厦兩頭門屋不得過三間五架五品以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七架厦兩頭門屋不得過三間兩架仍通作鳥頭大門六品七品以下堂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非常叅官不得造抽心舍及始懸魚瓦獸乳梁裝飾其祖父舍宅門二陰子孫虽廢尽廳依旧居住其王公以下及庶人第宅皆不得造樓閣臨人家庶人造房舍不得過三間回架不得輒絕棖飾

家制

一凡公字棟絕瓦獸門設棖柱諸州正衙門及城門並施鴟尾不得施拒鵲六品以上宅舍許作鳥豆門父祖宅有者子張許仍之此民庶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米爲飾仍不得四鋪飛簷庶人屋舍許五架門一門西厦而已一凡屋舍非邸殿樓閣臨街市之處毋得爲口殿作開闢八非品官毋得起門屋非宮室寺觀毋得彩容棟宇及米勳漆梁柱窓牖雕鏤粹礎

一天祖詔自今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羅任日具官舍有無破損及增修文帳以次交付其慎臧州縣官得替日曾修葺及創造屋宇廡子方許及由如損壞不完

者殿一選

一承平時在京官多無解宇外任官有解舍而新旧交承不容他官居占今後職事官並以見占屋宇為解舍更不許移易

勸善錄一奇

仁孝皇后

唐庐陵太守庾企字子反自詭其遠祖不知幾世嘗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服之及獄將上有蝼蛄虫行其左右其祖乃語蝼蛄曰使尔有神能污我死不亦善乎曰收飯与之蝼蛄食飯尽去有頃復來形休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

豚之竟報當刑蝼蛄夜掘壁為人孔乃破械從之出去欠時遇赦得活於是庾氏世世常以回節嗣祀蝼蛄於都衢也後世稍急不能後時為饌乃技祠之餘以祠之

宋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為錄事不問事之曲直為冒賄稔惠常帶一便袋每事即納其中既死夢其家人曰我已在胡州歇山寺為大家人驚為慘諸寺問大家家人至意避於僧寮搨下意若羞報家人竟不得見而去僧呼大語曰陳文錄你家人去矣即擺尾而出見腹下垂一物若便袋狀有皮帶周匝繫腹隆隱可辨

宋開州吏徐林病死後夢所親曰吾便生行事但取快目前

今到陰司始知有罪吾三日後當在窄巷二家幸見救度但身掛數片皂衣者是也以手掩面号哭而去至期詢訪立家是日乃生一黑花太子

元江州田文英童性毒害婢僕有過則推脛皆踣跚行躓至元乙亥北兵至境箭中其脛鏃入脛骨受若三年而死人以為推脛之報

宋庾道季以久病醮告保命真君曰庾道季處陽官貴勢不能順天用法憤憤慢信心形不同自少及長善切元積惡不改罪自己定死在且夕方欲修德以求濟免不亦晚乎數日果六十明宗儼精於妖術凡物在千里外片時皆能立致

一日獨寢空中無何為鬼所刺既死刀子犹在心在背謂後見過善鬼殺之也宋朱劬來文作黃籙醮請茅山道士陳赤夷字彥真拜章伏待應但見金甲神人伏劬叱六朱劬父子罪惡貫盈上天不赦汝為薄為拜章彥真不敢言於劬私為親宥者道不踰三年取敗

復河間王病痲醫莫能治有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令巴豆雲母賣於御市七凡錢治有病河間王買其藥服之下蛇數頭其藥意俗曰王病乃六世殃非今世所招也王嘗放乳麻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遇俗耳語竟遂不見後見在常山下

宋景公二十七年瑩或守心宋之分野景公愛之司星子常曰可移於相曰相吾股肱曰可移於民曰君者待民可移於歲曰歲飢民苦吾誰為君

子常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黃或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徒三度在位六十四年前也

宋章齊一能詩好嘲人有醜行必形于詩由是盛傳不復可掩其間不無溢惡甚至破人婚姻隔人眷屬竟以此故晚得惡疾嚼舌而卒

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必以微言語之申嘗昼寢於尚書省有鳥啄其口流血而論以謂譖賢之效烏羽族以好鳴見罪於人而解嫉說如是使烏多力必能殺申不但於啄其口也

宋岷眉令奉議郎王相紹興辛巳歲因覲感應篇香誓行數十件事後氣疾昏悶殊絕更衣而以男女環泣竟身在半空間哭聲如蜂蟻少頃有人云王相方欲行感應篇其樂者且連放还已而遂甦

夷堅志 十号

洪邁

陰德

林積南劔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林既臥寢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宝以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未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云年六月日劔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子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物色之至蔡州見其榜即还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尽江珠授尹使中分之商曰日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

為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人字德新為吏部侍郎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為館職時因病入冥府立庭下俟命有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為他檢一檢三人准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必檢恐出手不得尔少年意不可回衆吏論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為教人捧簿書出盈庭即有一秤橫前兩皆有秤吏奉簿寘東秤秤重壓至地為動怪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之不可檢今果尔柰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者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偶微明如落狀照一朱衣道士捧玉秤出四人皆起立道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又書僅如節大吏

持下買西秤秤亦壓地而東秤高奉向空大風颯起捲其紙蔽天如鳥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為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也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臣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尽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柰惡簿頗多枕不失八座勉之遂遣人還歸位後至吏部尚書

明州定海縣人蔣貞外肯輕財重義聞子姪中有不肯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庶其以無自給復奉以還不取錢久而賣既買又

還至有數四者嘗從海頃趨郡偶柁棲便旋風回風所擊遂逆水舟人
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号呼吹遙見一人舟之水上隨風至舟
所視之乃得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竟有一物如蓬籍其芝適
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為積善報云

許叔微字知可貞州人家素貧夢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須積陰德許
度力不足惟從事於醫乃可遂留意方書久之所治不可勝記復夢
前人未時一詩贈之曰其詞曰藥有陰功陳棲間處堂上呼盧唱六
作五既竟姑記之於牘紹興壬子以弟六人登科用亦甲恩加弟五人
得取官其止陳祖言其下棲材夢已先定也

張成憲字維永監陳州糧料院時究立謂尉告讐攝其事
捕獲強盜兩種合其五人送于縣具獄未上尉即出參告白郡求令兩盜
為一冀人數隔品可優得京官郡守素与尉善許誥以諭張、曰尉欲賞
無不可若令竄易公牘合二者為一付有司鍛鍊遷就則成憲不敢為郡
守不能奪尉殊忿恨殆成仇怨後十二年為江淮發運司從事設醮
弟山夜宿玉宸觀夢其妹告曰陳州事可保无虞但不可轉正即已而
殿庭殿上王者問曰此中文籍甚明無用證既出見一直符使各抱
一錦綉与之曰以此相報張素元子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七年轉大夫
官得直杖閣而終者焉

張文規字正夫筠州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直
陽縣有民張五者數軍盜牛里人胡達未矣張運張周孫等保伍

追捕之群盜散走，張五拒抗不去，殺之而取其資，資不得，志忘以被劫，告于縣。令吳翹欲邀功，取違失以下十人送獄，劾以為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至運二人瘦死，既上府事，下理院文觀察。囚詩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于謹，以証獄。具胡達以手殺之杖脊，余人但等第杖，歸而已。吳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晁逸計行，恚分心，歸番，遇嘔血死。文規雪冤獄，活十人，當得京秩。群守方殺，竟以其老生死，校不剋奏，但以卒者迂杭州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實之。年夏四月癸卯，以陰尸感症，遂困，旬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四体皆冷，喘息不屬，醫以為必死。家人環泣，侍尽。越五月辛未，忽微作，索水飲，身漸解，動大言曰：「速差人般馭上行李。」家人以為狂。

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床，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文視，即出字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証事，吾甚恐，不知其由，告以病，為乏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某不得已，與俱往。登舟頃間，已点英城視井邑人物，歷一如日。惟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令少行，曰：「俟取公案，須臾而至。」問何等文書，曰：「英遠解胡達案也。吾念逆死已久，何為追我，悟已死，強行前入大官府門，廉嚴峻，戈戟列衛，七整有同行者十餘人，將一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告曰：「有持水漿來，已切勿飲，則不得還。」前至一門，衛其念，咸足方士，數百皆執斧，誠果有持水至，同行者皆飲。吾詩以不渴，又易茶行，未復辭之。其人怒曰：「何為難伏席也。」遂後前于追。

者見入門出引俱衆進見飯宇樓覘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百不敢
仰視潛問進者殿上為誰曰王俄傳乎驅同行者使前旋即拚去最
後方及吾聞廉內所問果吳逸事一以對 王曰吾亦詩知然必卿
知結正者貴審實爾吾夫曰臣自劫使獄此十人將死得生猶不蒙
朝廷賞勞敢問其說王曰臨川丞即酬也吾曰准賞格當政合入官
而今但用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奉主二人而遽得丞大邑乎蓋吾
初得三薦章既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以不用不謂與間知
之此如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上索簿
俄有吏就声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簾出降付衛者引吾至所
司遙見吳逸荷校於簾下而朱主張運立其傍吾借書款覘衛

者不可曰至司則見天指司吏曰此濮州奉人也行已正直明泣下第故
死得主判于以至司楫吏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吾佯
為不識既以問吏曰子宿奉老儒豈不曉一紀之又乎十二年也子有言
治十人之功故王以一紀報之此人間希有事也遠在王所聞子應對
王甚善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經云与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云好生
之德洽於民心凡引此類數十人端不能悉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
濮州初吏愕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鐘果有之乎吏作
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簾奏記吏字吾令退吾
又前曰遠蒙判增一紀六十七天計其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
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長短係乎所參父子

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見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淫杀害嚴刑酷法詭譎忠良毀敗善類不問貴賤久也俱受罪於此欲入視不可望見門內一僧持磬吏曰真明和尚也凡人死竟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某問曰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曰問官人得歸梧州煩為白知州許朝散云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當功果救拔我朝散將未欲解保牢官人告点悉許守今年牢狀已尽安解及我俄聞傳呼張文視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為收實告王曰能為言之也先所碍彼此當香利益吾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臂上急追出見元超看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黃衣來

報方提本已孔追至此乃吳守方希覓者見提江西常平五吾猶意其任英時不像奏鞠獄爭走卒妄言說我以求利詰其所曰在其死任求之下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舡遂寤視臂間十二字隱若存時病已月腰膝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粉傳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已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者調佛書飯僧薄之而方希覓者以文視甦後始死蓋氣未絕時精爽已逝矣覓在告幾百日潛日以為不膝徑檄郡守体量時羅之許守其事實得明言病愈已比釐務乃信女子所謂保本及言王彼此羽益說後皆容自吳未云市樓果為火所毀明年文視以通直郎致仕文視二年七十八天夢一物衣未云向增壽一

紀今梗之其陰君以公在英州常權司法新婦人曹氏斬罪降
作絞刑又添丰紀文視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晉
顧故以處允定執去既官刑部駐問以為夫出偶事在赦前又王
氏死无所追也但索印紙批書而已至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其
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丰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自生
还之歲至得夢時着尾為一紀又自夢歲至終年為丰紀云

神僧傳九卷

訶羅竭者莫許氏族少出家誦經可言二百性虛玄守戒口善
本指美容色多行頭陀独宿山野晋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
時疾疫施行死者相繼竭為呪治十差八九至晋惠帝元封元年

乃西人安西臺山石室中坐禪此至去水遠七時人欲為開澗竭曰不做
相勞乃自以左脚碾室西石壁、腦後指既拔芝水從中清香甘美四
時不絕未飲者皆止飢渴除疔病至元唐八年端坐後化弟子依因
法開維之焚燬累日而宛猶坐火中水不灰炆乃移还石室內

釋康法郎奉術山中永加中與一比丘西入天罕竹過流沙千有余
里見道邊敗壞佛像先復營殿遂慕滿目法朗等下路騰礼見有
二僧各居其倚一人談經一人患判穢汚盈房其續經者了不營視朗
等愴然具念為煮糜粥除浣濯至六日病首稍病注疾如泉朗等
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移旦至明晨往視之容光色
悅病狀損除然房中穢物皆是華臺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

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欠得道急可往社現法朗等
先嫌讀經沙門無慈受要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請君誠契
弁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卒業淺此未得願也謂朗倅云惠若
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山中為大法歸道倅宗之
昱邕姓楊氏閩中人為仕少泰偽衛將軍刑長八尺雄武過人
太元八年後符堅南寇為晉軍敗還至長安國從要公出家安
既往後事逆公後又於山之西南營立第宇與弟子足果登思禪門
曾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永受王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少年邕
見一人著單衣於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詩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
是山神乃為說法受戒神觀以外國已節禮拜辭別倏忽不見至遠

燔亡之日奔赴号踊後往荆州卒於竹林寺僧登師者止匡庐大林
茅道誦法奔走昼夜不息一日忽見空中一銀殿漸下於房忽變成金
殿師遂入殿坐起經行如是三載遠近四眾嚴侍香華從師乞戒
登甲白日宣襟心多敢亂當於清夜授之夜正說戒相三師依歸時
之口叨放光明偏照大眾見光明競拜宣問師即不愧光便收歛
師云本欲受戒那得見光宣問先現但是受戒祥瑞來時得戒正
法令更後功大眾默禪師又說法還後放光眾又喧憫目而且止明
日再來師辭別歸山所現金殿還復如故一日忽謂門人曰今登
金殿不復回已即於是日倏然超化
釋惠項未詳其氏族往上黨開元寺奉戒真懃辭懃為業收遇

國威正室頑抱游經豫德宇深山遇賊欲劫初未覓之也忽見一人形長余丈
美兒髯顏具好衣服乘白馬未一驗自山頂來往至墳前下馬謂曰今夜賊
至師可急避須居懸崖之下絕無余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吸滅貧道
容身死地版來依投松越今有賊未正可於此取死更何處竄神曰師
毀遂拔弟子亦已護師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余雪深
道隔遂免賊唯後晴谿間羣賊重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須
師汝等急往共救乃各嚴死杖入山拒擊賊便驚散每日恒憑神
力安業山美不測其終

釋僧屏清貧守節疏食持經居羅以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孤在海
中上有石蓋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群仙所宅群因絕粒其
齋今与君孟攝小澗常以木為梁由之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當
梁須群將奉錫糗之恐有轉傷因此回師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
曰我少時曾折一鴨翅驗者以為報前日之恩也

香閣梨莫測其未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
酒肉酣樂香屢功之不斷後日三月又如前集香令人穿坑方丈許忽曰檀
越等嘗自飲敢未嘗与底今日須食一相諸人爭取敢酒隨得隨及君瑱區
整至曉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滿汗也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雞肉自口
中出即能飛鳴羊肉自口中出即能馳走酒肉弘出將欲滿坑魚酢我
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斬宰殺自後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夙德
也後曰誌公寄語遂化于寺弟子營墓將殯佐棺木鞋及開山錫杖而已

釋尚因姓陳氏廣漢人出家以說術救物梁武陵王肅紀官中鬼恠魅
諸妹女或歌或笑紛然亂奉王乃命善射者植弦擬之見乃旣形即放
箭射鬼便逐接逐逐柳人久而不已聞圓持呪諸入宮中諸鬼競作諸
變現龍蛇百獸倏忽前後在定在地怪變多端圓安生言曰汝小家鬼何
因敢入王宮能變我身則可有文方種誠是小鬼有我一言諸鬼合掌
住三夏姓發云南先佛陀鬼皆史所生自尔安靜武帝問石大蒙嘗遇
年八十一終所住城

效類集 三句

趙弼

文、山傳

至九壬午十一月有僧從閩中來言於省臣曰近日土星犯帝座疑有

變未幾中山狂人薛保住自稱宋王聚眾數千欲取文丞相亦有投匭
名書言某日燒蕘城之葦率兩翼兵入城丞相可無憂疑丞相者文公天
祥也世祖召公入殿中公長揖不拜世祖曰汝欲何言公厉声對曰我
大宋自藝祖太宗以堯舜之道平一天下列聖相承守其成憲天下
晏然上無不道之君下無可弔之民北朝以進漸之困雲擾中原恃戎
馬之衆興無名之師擾我疆土殘我生靈毀我宗社滅我宋三百余年
之宗屈頭人孤寡万世之恥也我為宋丞相竭心罄力以扶宋祚不幸
姦臣賞餘慶刈巴山等欺君賣國吾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解兵復反
遭擒香於此九泉之下目亦不瞑言旣切齒頓足拊膺長嘆曰嗚呼
天乎嗚呼天乎左右皆駭其言莫不縮頸吐舌或為之太息世祖

徐謂曰天之所廢不可以與宋祚告終非人力所可為也朕承天眷命
混一區宇誠非偶然汝忠宋之心朕悉知矣今以事宋之義事我
即用汝為中書丞相汝意如何公對曰天祥為宋狀元宰相宜有
事二姓之理宋既亡惟當速死不死久生他日先面見田橫之客於地
下也丞相又曰汝不為丞相為樞密可乎公曰天祥之心惟思盡忠宋
朝而已余非所願也丞相知不可屈靡之使退意欲舍之明日來木丁
謂丞相曰文丞相英才偉畧古今罕有曩者開督府於汀洲籌畧
号令本朝持帥皆不可及苟釋之使去彼必適回江南号召天下為
國家之大患不如從其所請以絕禍根也丞相可其奏詔有司杀之
公出獄且竹且歌其歌曰

昔年猥狃侵刑兵恃其戎馬恣攻屠忠臣國士猶何辜奉家骨肉
遭受鋤我宋堂大典謨可憐零茲蒙塵污二君泛海不復都天
潢呈散知有無衣冠多士院况金谷民尽陷故版畜我為忠烈大
丈夫詩書禮義聖矣圖竭心整力思匡扶驅馳嶺表萬里途如天故
宗屈不輔丹心孤英雄喪致氣莫蘇痛哀故主双昨枯今朝此地表
元顛英魂直上弁天衢神光皎赫金烏遺骸不憐弃草覓誰
人醉奠被青翳仰天長恨伸嗚呼 公至柴市意氣揚顏
色自若覩者万余人公問市人曰孰為南面或有指之者公即向
南再拜曰我宋列聖在天之矣願俾天祥蚤生中原遇聖明之主
當勦此胡以伸今日之恨仍索紙筆書二律云

昔年卓軀走維揚，萬死逃生輔宋皇。天地不容興社稷，那
家無主失忠良。神歸崧岳風雷變，氣吐烟雲草樹荒。
南望九原何處是，塵沙黯淡路茫茫。
衣冠七載混毡裘，顛顛形容似楚囚。童馭兩宮產嶺
月，貔貅萬灶海門秋。天荒地老英雄喪，國破家亡事業
休。惟有一靈忠烈氣，碧空長共暮雲愁。

書畢擲筆於地，謂監刑者曰：「吾事已畢，心無怍矣。南面
端坐待命，觀者无不流涕。俄有詔止之，公已紀矣。其曰
大風揭沙，天色盡晦，咫尺不辨城門。晝閉南士晉燕者，
无不悲悼。或以酒肴酹奠。明日世祖歸朝，抚髀嘆曰：「文

丞相好男子，不肯為吾用。一時輕信人言，殺之誠可惜也。
數日，毆陽夫人收其尸，面顏如生，觀無不賤異。是後連日陰晦，
若失。曰：「晝宮中皆秉燭而行。郡臣入朝，亦藝炬前道。世祖
大以為異。如此月餘，適志山張真人來朝，世祖召八禁庭
間，其陰晦之由，真人對曰：「此由陛下殺文丞相所致也。文公忠
烈之志，感通天地，天微啟明，及其將死，不勝憤恨，故其志怒之氣充塞
天壤間，燔鬱不散，以致日色无光，陰霾昏暗。世祖嗟曰：「吾罪悔殺此人，至
今傷悼噬臍，無及朕。今以禮祭，首贈謚，厚爵庶可解其幽明之恨。乃勅
省院大臣各行祭禮，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
中書平章政事、序陵郡公，謚忠武。令知樞密院事于積翁書其神主。

洒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仍勅南北文武官員皆預於祭丞相李羅初行
奠禮倏然狂飈從地而起吹沙滾石不能啓目卷其神主於雲霄中
空中隱々雷鳴如恨怒之聲天色愈暗衆皆駭愕莫知所措其人
謂諸公曰文丞相笛東七年念宋室闡肯臣服至死不易其心今
朝廷贈謚若此必戾其生前之心故其魂灵震怒作此暴風天地益為
昏晦可急之李羅等從其言故書在宋之官曰而宋少保右丞相信國
公祭畢天果開霽奉城之人咸曰文丞相死猶不受贈謚矧生而
肯臣乎初有十義士收殮公于都城外其性醴酌質之

說郛卷九十七

說乳卷第九十八

古今注

馬縞

宮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皆所以通古今之語明同室而兩名之
也秦始皇造阿房宮濶五百步南北千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
五丈旗懾咸陽二百里內為宮觀二百七十所皆複道相連

闕

闕者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
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
丹堊其下皆登雲氣仙灵奇禽怪獸以照示万民為蒼童闕昼

蒼帝白虎闕 蒼帝白虎闕 蒼帝白虎闕 蒼帝白虎闕 蒼帝白虎闕

城

城者盛也所以受盛人物也城門皆築土為之累土曰臺故亦謂之臺門也

城惶

隍者城也池之無水者也

秦所築長城

秦始皇三十二年得讖書云亡秦者胡也乃使蒙恬築長城備之蓋秦終於二世帝胡亥也非為胡人所患秦所築城城工色皆紫溪塞亦然故稱紫塞者為長安御溝

謂之陽溝植高揚於其上也曰羊溝謂羊喜能觸垣墻故為溝以章之故曰羊溝亦曰禁溝引終南山水從宮內過所謂過溝

封疆

畫界者封土為臺以表識壇境也畫界者於封之問又為壇壇畫界分城也

闕闕

闕者市墻也闕者市門也

肆店

肆者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者所以置貨鬻之物也

四不愚屏

屏之道象也塾門外之舍也臣未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其所
應應對之事也塾之者言塾也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也罌
罌復思也漢西京罌合板為之亦築土為之每門闕殿舍皆有
如今郡國廳前亦樹之也

宗廟

宗者宗祀也廟者完也所以髣髴先人之灵完也天子七廟諸侯五
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無廟四時之享也

漢城帝廟

漢城廟有三玉昇二員金鈿槐樹悉為扶老釣擱且云黃角雲於基也
堯誹謗木

程雅問曰堯設誹訪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
也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為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之納諫也亦以
表識衢路泰乃除之漢始復修為金西京謂之交午柱也

方徼

徼者統也所以統逆亦夷使不得侵入中國也方者面也南以徼色赤
故稱丹徼焉

関塞

関者長安之関門也函谷関潼関之屬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
夷狄不侵中國也

孫亮金螭屏風

孫亮武王權之子也作金螭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之祥物也

孫權舸船

孫權吳之主也時号舸為赤童小船為馳馬言如童之飛于天如馬之走陸地也

漢高祖斬白蛇劍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劍長七尺漢高祖自称提三尺劍而取天下有問余者余告人曰漢高為泗上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劍埋應三尺身後富貴別得七尺室劍捨旧而服之漢之後世惟間高祖以所佩劍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劍即斬蛇之劍也

魏武帝軍幟

魏武所制也以軍中服之輕便有作五色幟以表方面者也

皇天大帝室刀

皇天大帝有室刀三其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

孫文臺青玉馬鞍

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於衢路也

魏武帝馬勒酒椀

魏武帝以馬勒車渠石為酒椀

大駕指南車

起於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理蚩尤作大霧以迷四方於是乃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住故後漢恒建旧說云周

公所作也周公致太平越常氏重譯來獻白雉一黑雉二象牙
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斬車五乘皆為問南
之制使越常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滌暮年而志其國
使大夫竇將送至國而還至始制車轄輻皆以鐵匠亦銷及
矣屬中卓氏攻而成之常為先導示報遠人而正四方也車法
在尚氏故事漢末喪亂其法中絕馬先生鈞紹而作身今
指南車馬先生之遺法也

金根車

秦制也秦併天下閱三代之與服謂殷得瑞山東車曰金根
故因訛為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御身漢因而不啓

辟惡車

秦制也挑弓常矣所以攘除不詳也春秋云挑弓荆以以除其
灾所謂辟惡也

記里鼓

所以識道里也謂之大章車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有二
層皆有木人各行一里下一層繫鼓行十里上層繫種南才故事
有作車法

行街鼓

旧唐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小戒行者馬周請置六街鼓號之曰擊鼓

華蓋

黃帝所作也每東屯戰於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正於帝上
有花鴈之象故因而作華蓋為

曲蓋

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制曲蓋為戰國常以
賜將帥自漢朝乘輿用謂曰輶輓蓋有軍号者賜其一為

雉尾扇

起於殷世高宗有雉鷄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為王后夫人之車
服輦車有翟即緝鷄羽為扇翟以鄆翳風塵也漢朝乘輿
以賜梁孝王魏晉已來以為常惟諸王皆得用之也

鄆扇

長扇也漢世多豪狹象雉尾而制長扇也

五明扇

舜所作也舜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嘆
公鄉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敢僭用之也

警鐸

所以戒行禮也周禮蹕而不警言秦制出警言入蹕謂出軍者皆
警言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曰出警言入蹕也至漢朝梁孝王稱警言稱
蹕降天子一等為二曰蹕路也謂行者警言於塗路也

唱

上行所以從行徒也上鼓為行節也

冕服

牛亭問冕者繫露何也答曰假王而不垂如露而繫也文選云襄冕垂旒所以蔽明旌塞耳所以閉聰尚書云日月星辰龍華函作會宗尋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也所謂天子襄冕之服也

金斧

黃鉞也鉞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以斷斬今以黃鉞為乘輿之飾玄鉞諸公主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為戒冬公此玄鉞斬姐已故婦人以為戒漢制諸公亦建玄鉞以太公東之助武王斷斬故為諸公之飾為大將去征特加黃鉞者以

銅以為之黃金塗兩及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黃鉞則專特節

公生建錙

秦改織作錙制也本云錙秦制也今諸王妃公主與通律之

信 瞞

玄之徵號也所以題表官号以為符信故謂之信瞞乘輿則書為白虎取其信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童瞞朱雀瞞玄武瞞白虎瞞黃龍瞞而五色以詔東方郡國以青龍信南方郡國以朱雀信西方郡國以白虎信北方郡國以玄武信朝廷畿內則以黃龍信亦以麒麟瞞高貴鄉公討普文王自乘黃龍瞞虜夏也晉朝為用白虎信書信瞞用鳥書取其飛騰輕疾也巨以鴻鴈燕駝有三象之信也

豹尾

周制也所以象君子之豹也也尾言謙也右軍征建之今准乘輿行建為

馬前弓箭

兩漢京兆及河南尹執金吾隸校尉皆使人導弓傳呼使稱者坐者起四持弓矢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闕者亦射之魏晉以來則用角弓設而不用者弓矢馬

狸頭白首

肯秦始皇東巡狩有猛獸突於帝前有武士馱狸皮白首獸畏而遁遂單伏儀服皆戴作狸頭白首

龍虎鄣

孝經云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唐節制皆從太府寺准三禮之周禮五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童節紫壇木屋其形象御親金書以賜

重臣碧油篋之殺而不用則例進之漢蘇武使單于不拜單于

怒令武北海窖中牧羊毡裘節食雪役得旄还漢伏節而迴旄落

畫也

軍容抹額

昔禹王集諸侯於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震雲中甲馬及九十一十余人

中有服金甲及鉄甲不被甲者以紅絹抹其首額禹王問之對曰此

抹額蓋武士之首服皆珮力以為衛從乃是海神未朝也一云風伯雨

師自以為武服儀後秦始皇巡侍至海濱亦有海神未朝皆戴

抹額緋衫大口袴以為軍容禮至今不易其制皆用此也

素韃三袂

起自用武王之制也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鑄劍戟以為農器示天下不復用兵武王以安必防危理必防亂故鼓弓匣劍以軍儀示不忘武也舊儀韜韜三秋首抹額紅謂之素韜三秋也

戈戟

魯陽以長戈指日日為之退舍戈由戈也戟以木為之後世刻為復興刑毒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榮戟公王已下通用以為前驅唐五品已上皆施榮戟於門

矛戈

矛亦猶也戈亦戟之象也詩云伯也執戈為正前驅其器也采為之

刀劍

河圖云黃帝攝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砂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万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遂不敵黃帝乃仰而嘆人造玄女授黃帝兵法符制以厭蚩尤吳大帝有宝三見上注中英大帝有宝劍其一曰白蛇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奔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晉朝武帝時武庫火焚有智伯頭孔子履高祖斬蛇劍二物皆為火焚之准劍飛上天而去也又晉時牛斗間常有紫氣張華之非王者之氣乃是劍氣乃以雷渙為豐城令張華之煥博識到縣乃掘縣微深得劍兩枚送與張華一煥自佩後華卒子題佩過近平津躍入水使人尋之乃見

化為龍也雷煥卒子亦佩之與延平津亦躍入水化為鳧吳高祖斬曰
蛇劍見上注中

枷棒

易云荷校滅耳凶禮云玄極結桎桎亦枷杻也六月盛暑百大枷杻以斷
刑獄收有之也唐時則大朝周吳未後臣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
勝數後臣持刑獄造十號大枷曰定有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空地孔者即臣棒
号昔失魂魄六曰寔同及七曰及是寔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彼
家遭此枷者宛轉于地斯須悶絕別有十枷名曰勦尾掄見即臣復
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人招集告事者常數百人造立案羅織
經一卷每拷訊囚人先設枷棒破平人家不之其數

棒

棒者崔正欽注卓輻也漢朗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為之黃金塗兩足
故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輻曰
形似輻故曰車輻魏曹操為洛陽北部尉乃懸五色棒於門以威豪
猾也

車輻

棒形如車輻見上注中

旌旗

旌者旌也族表賢人之德旗者善也以彰善人之德旌類旗之象旗
類白旄之制書云旌別淑慝

麾

麾者所以指麾也武王執曰旄以麾是也乘於黃諸侯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纒也

文武車耳

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
青布囊

所以盛印也効祭之日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効祭之日則以書繒為囊盛印於後謂効祭尚其質直故用用非効祭日之明故用繒自晉朝已米効祭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効祭之官專以印居後

簪白筆

古珥筆之遺象也腰帶劍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

文

文官進賢冠古縷貌冠之遺象也武官冠古緇布冠之遺象也緇布官上古之法武人質木故須法焉

銜輅

銜者所謂和銜也禮去行前未雀或謂朱雀也銜輅衡上金爵者朱雀口銜鈴謂之銜者也前有銜銜者故謂焉口銜鈴故謂之銜或謂為銜事一而異義也

五輅

禮云春乘青輅駕蒼竜載青旗衣青衣服蒼玉夏乘朱輅駕赤駟載赤旌衣朱衣服赤玉秋乘白輅駕白駟載白旌衣白衣服白玉冬乘玄輅駕鐵駟載玄旌衣玄衣服玄玉其制

見三禮書

貂蟬

胡服也貂者須其文而不煥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者清
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
牧識時而動也

部伍共陣

部伍者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長為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
兵吏五人一戶灶四直一伯故云戶伯亦曰大伯以為一灶之主
也漢諸王公行戶伯各率其伍以道引也古兵士服韋弁
今戶伯服赤幘纁衣韋鞅弁之遺法也

部者

封部之屬也語云千乘之邑百乘之家可使治其賦也

兵陳

左傳云兵由大也不戢將自焚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
已而用之是以上將軍居右偏將軍居左言棗禮處之

陣

陣者勝拒敵十也類常山之率然擊其首則尾應擊其
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率然者常山之長蛇也
唐高宗臨殿策問員半千曰兵書言天陣地陣人陣何也
半千對曰天陣者是星辰孤虛地陣者是山川向背人陣

者是漏緝彌縫以臣所見則不然矣師出以義有若時兩
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戰且耕得地之利此地陣
也卒乘輕利將師和睦此人陣也高宗大賞策為上第

武臣缺胯纁子

隋文帝征遼詔武臣服缺胯纁子取軍用如服有所妨也其三
品以上皆紫至武德元年高祖詔其諸衛將軍每至十月一日
皆服缺胯襖子織成紫瑞獸襖子左右武衛將軍服豹文襖子
左右羽衛將軍服瑞鷹文襖子其七品以上陪位散員等皆服
綠無文綾襖子至今不易其制又侍中馬周請於汗衫等上常
以立冬日加服小缺襖子詔從之永以為式

文武品階腰帶

蓋古革帶也自三代已未降至秦漢皆庶人服之而貴賤通
用以銅為鑄以韋為鞣六品以上用銀為鑄九品已上及庶人鐵
為鑄沿至貞觀二年詔三品以上以金為鑄服庶人以鐵為鑄
服拾尾向下拖垂頭而取順合呼撻尾漢中吳每以端午賜百僚
烏犀腰帶魏武帝賜宮人金隱起獅子鑄腰帶以助將軍之
勇也高祖真觀中端午賜文官黑玳瑁腰帶武官黑銀腰帶
示色不改更改也

九環帶

唐革隋改天子用九環帶百官士庶皆同

靴笏

靴者蓋古昔胡服也昔趙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勒黃皮閑居之服至馬周改製長勒以殺之加以毡及條得着入殿省敷奏取便乘騎也文武百僚威服之至貞觀三年安西國進緋韋短勒靴詔內侍省分給諸司至大曆二年宮入錦勒侍於左右笏者記其忽忘之心礼云天子以圭諸侯以球大夫以魚須一品至五品以象為之六品至九品以木為之礼云端筆紳搢笏唐德宗朝太尉段秀實以笏擊逆臣朱泚不中及遭其禍

履舄

履者履之木帶也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漢文帝履不借以視朝是也舄者以木置履下乾暗不畏泥濕也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棠也礼云解履不敢當階就履絕而奉之春申君客三千皆朱履也漢制功臣閭老四賜曰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肩輿入宮淳于髡諫楚王曰若堂上蠲滅男女雜坐履舄交錯臣當此之時一飲一石晏子諫齊王曰今履賤而踊貴也言齊王好則人之足激諫之也

厨人根衣

厨人根衣厨徒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乘輿進食者有服襪衣前漢董偃綠幘青襦加根衣以見武帝厨人之服也

同鳳鳥

夏禹所作也禁中置之以為慎式

玉佩

玉佩之法漢末喪亂而不傳至魏侍中王崇識古佩之法更制焉

天子乘輿亦綬

天子乘輿之制赤綬四采黃赤纁紺黃為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諸侯赤黃纁紺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

公侯大將軍紫綬

紫綬二采紫白淳纁紫圭長一丈七尺一百十首公主封君服紫綬凡鄉中二十石綠綬三采青白纁青圭長一丈七尺一百二

十首一千石六百石黑綬二采青紺淳青圭長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五百石之長同前制也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一采圭長一丈五尺六十首一百石青綬青紺綸一采婉轉繆織長一丈二尺自青綬已上皆長三尺二寸綠綬同采而首半之從者古佩極也佩綬相迎受古曰緹紫綬已上緹綬之間旋玉珥珎自墨綬已下綬皆長三尺與黃綬同采而首半之比先合單方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或為一文文采淳為一圭皆廣婉轉繆織一尺六寸

折獄龜鑑

向敏中丞相判西京有僧暮過判會求宿主人不許求寢於門

外車箱中之是有夜盜入其家携一婦人并囊衣踰墻出僧不
米適見之自念我不為主人所容而強求宿明日必以此事致我
枕縣矣因亡去夜走義阜中忽墜于井而踰墻婦人已為人所
殺尸在井中立于僧衣主人蹤跡捕獲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証
云与婦人姦謀以其之恐敗露因殺之捉尸井中不覓失跡亦墜
於井賍与又在井旁不知何人持去獄成皆以為然敏中独以賍
伏不獲疑之詔問數回僧袒云前生員此人命無可言者因門
之乃以變對於是密道吏詔其賍食於約店有媪問其自府中来
不知其吏也問曰僧某獄如何吏始之日昨日已啓死於市矣媪
嘆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媪

曰今若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變問其人安在媪指示
其舍走往捕并獲其賊僧始得釋

錢治屯田為潮州海陽令郡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更捕訊
之某家号冤不服太守乃湛曰獄非錢令不可治問大姓得火所發味足
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變入仇家恹恹足今之是仇家即服曰大自
我出故遣其跡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乃獲釋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媪二子溷於海而亡媪某氏為仇告縣
捕賊足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不水死乎蚩果為仇所殺若
不得尸則於法不可理高独謂媪色有冤不可不為理也乃陰
察仇家得其迹与媪約曰十日不得尸則為媪受捕賊之責

几宿海上七日朔浮二尸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高瑞
明歿李士襄之弟也

錢惟濟留後知絳州民有茶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
其右臂証以殺人官司莫能辨倫濟司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
手舉七筋因語之曰他人行刀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止用左
手傷右臂也証者引服

蘇渙即衆知衡時采陽民為盜所盜而殺不獲尉仇一人指
為盜渙察而訊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俯視
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草當自取花以為切當何呼它人
此必為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梁適丞相嘗為審刑

院評議官梓州妖人白彦欢能依鬼神作法詛呪人有死者獄
上請獄皆以不見傷為疑通曰殺人以刃尚或乎拒今以詛也
其可免乎萃以重辟其者以論

為亮少保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有亡失宮物械繫妻子于連十百
人亮一切縱去訴其自償所負不逾月而悉輸之

苻頡大鄉知權州有豪姓李申者結客數十人弓役舍社或不
如意則推人以孔聞數羊為鄉人患莫敢發之頡至大索其
黨會赦當免時秋申流海上餘悉籍于軍

范純仁承相知何中府時錄事卷軍僖年會客罷以疾告是夜
暴卒蓋其妾與小吏為姦之純仁知其死不以理遂付有司業

沿會澄軍子以表木歸祿文追驗其尸九竅流血睛枯唇爛
拳体如漆有司訊因言真毒斃載在弟幾近豈時毒向能滯
席即必昨實情舍一弄効之力因客敬醉歸真毒酒柱中而
殺之此蓋罪人以墮年不嗜斃而為主客所弄宜其後迎尚
多歎為它日翻異迹无之計尔程顥察院和渾州晉城縣存
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辰起有老父在門曰叔汝父也就居其陳
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子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掌鑿遠出治
度妻生子貧不能養以子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
之顥謂曰歲久矣尔何說之詳也老人久日某歸而知之
書于彙法冊後自懷中取母以追其記曰某年月日某人

抱兒与張三翁顥問張氏子尔年幾何曰三十一尔父在年幾何
曰七十六老又曰是子之生其父年四十一人己謂之三翁乎老又驚
駭服罪

歐陽脩都官知瑞州有推陽監民急舟相款見獄久不决
降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曰吾視食者皆以石首搏也汝
出囚出庭中玄其控拮而飲食之說还子獄独番一人番老色勤
以左令死者傷右勛勞汝殺之明也因治曰我殺之不敢以累他人
程顥察院初為京兆府鳳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
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在何以次之顥曰僕
易辨耳問兄子曰尔父藏錢幾年矣曰二十年遣取千錢視之

謂曰令官所鑄錢不卒六年則遍天下此錢皆尔人未居前
數十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彭思永侍郎為益州路
轉運使時捕成都府事蜀民以文子貧易名置衣帶中而
盜於允甲間挾刃向便徵取之至十日而不故民甚病之思永捕
獲一使人尽疏其黨悉黜隸諸軍盜以衰息

張詠尚書知江寧府有僧陳牒出憑詠據茶熟視久之判送司
理院勘殺人賊翌日群官聚所只曉其故詠乃召問僧幾年對
曰老年又同何款頗擊有中痕即惶怖眼冒蓋一民与僧同行
於道中殺之取其祠部戒牌自披剃為僧也燕肅侍郎知明
州倍悍輕喜聞肅推元既者虽元傷必加以罪後歐者非

相鉄及倅皆貧之於是聞者馬息

葛源即中初以吉州太和簿攝吉水令他日令始至猾吏誘民數
百訟庭下設交作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源至
立訟者兩廣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听許不能書
交受之往不能如狀旁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也
悉捕勤汝之法訟以致少吏亦終不得其意

周流侍郎嘗為河東轉運使自夜曆以來河東汗缺錢民多
盜鑄吏以峻法繩之祇罪者繫仲不能集流乃舍寓佐錢價
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

明向少卿為表州酌理岑軍時有盜七人皆當死向疑其有寬

乃召弭之則二人果不同謀始受其痛而中道被賈以行卒得免死
李應言諫議為待御史時筋州民傳妖法者其黨与凡百余人捕
者欲邀功賞而証以不軌會應言注案事止誅首謀殺人
余悉全活之

王延禧朝議抑為岳州元江令歲饑盜起請獲十餘人賊皆
應死法得迂官延禧歎曰是皆良民穷而為盜今既賊盜得
不死延禧王黃州孫也

樂善辨

李昌齡伯崇

僕射王公至道勅為護暮因案逃曰暗賊而流亡者數千家公力
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半糧朝廷皆從之一夕次蒙城

駟夢宣中府紫綬象笏者以一綠衣童子遺公曰上帝嘉汝有愛
民深心故以為宰相子後果生一男公亦拜信造物賞善之速如此

陳公曰為開封勿曹時

章憲太后臨朝後人扶殺一平公當驗屍

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煥歎以病死聞伯翔正色曰彼實
冤死待我而伸素何惧罪而驗不以實乎尔曹但勿預吾當任咎
乃乎自為牘以白府尹程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
及丞索人馬人奏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後人公亦
不及罪自此遂显名不數年歷官台省中于三司副使其孫
傳道履常皆以詞奉為一時聞人蓋陰陽之罪也今之士大

夫多不厭意作此而致死者寔不詳仲亦豈能免累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五督方均兩浙雜說方督
委令畝出一年使青拉賦稅方督謂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
已為王民豈當循偽國之法

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督始唯江南福建循田額蓋當
時無人論別遂為永式方督陰有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
子阜准覃鞏罕准之子珪為宰相它亦多異者豈非惠民
之報狄王清化修西太一宮有古塚在其北欲毀之一道士再之乞
不毀清化遂止是夕其道士夢一大官召謝之人有平夷塚墓
以廣國宅者豈無禍

大觀中有士人於師京寓靴者忽見其父塋時一靴在為詰之鋪翁云一
官員携乘修俟其後至可問也頃其人果來乃士人之父拜之不顧但取
靴乘馬而去士人追隨約二三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
見教其父曰不可孝鎮江太守葛藥士人者遂往謁之備言其事因
問藥何迷冥所重藥對曰予始者曰行利人事副後或一或二數四
或予今四十余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藥指坐間踏子曰
此物置之不正則盛人之予為正之弟渴于手盃水皆利人事也往
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佳在乎常久而已
後有異僧見藥亦在淨土境中蓋其能以利人為日則利用無非利
人矣有二事大夫以前程析夢於京師二相公者一人夢持簿者以簿示

之云此乃公同行前程也視之以小官排至宰相仍有以朱勾之者問曰勾之者何也曰此人受財不義陽間取此間勾者二項若急啟項可過至監司其人聞之更不敢妄取後果至監司

臨南海郡嘗見太守見配至崔州人例以三百為卒過其數則授先到者於海中乃奏日朝廷所以不殺而宥之違可者欲生全之也今推是於海是復殺之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寬仁之德蒙可其奏後生還者莫知其數太守索無子一目設案作拜若取物而置懷中者凡五次人問之曰天帝以我活人之功賜我五男子後果生吾子皆登第豈非仁人之言其到博造物者亦厚其報歟

有目者苦於貧窮問計於一得道者答云汝向日月邊去日者思之月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盛行復復見得道者問其合云汝前世於彼闢井故也是知衣食有地皆前生所種之德故今生受之况所積之德有過於闢井者耶

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尔暖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當如何其夫太歲悟自此常留意於獄訟此婦人本唱曰女朱有所生一夢夢神人以綠衣槐簡付之後生子子登第

昔太學主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者天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灾福故一受鄂州教授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者死鄂州教授為治後事於樞前祝曰叔与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自矣有灵真託夢以告其後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故當過死公生於寒未曾享用故活以此知之

享用亦不耳太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恐慎脩省而然耶

皇朝類苑三十五 江少震

李相簡穆公院嘗被同年馬克責之曰外議以克為无口鮑公笑曰吾居政府然無長才但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師以此報國尔今

國家防制纖悉密若滄肥苟被狗所陳二行之則所傷實多陸象先曰庸之擾之正所謂也賧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王文正公曾為入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正不當由收思避怨公嘗耳語尹而魯曰息欲歸已怨使誰聞者歎服以為名臣言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薛王文正公王無他語但云

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慶曆初

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 聖軀康後思見執

政坐便殿後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此至中使數單促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

上曰久疾方平喜尔卿等相見而遲緩之來何也公曰

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聞臣等若馳奔以進慮人心驚耳 上以行為深得輔臣之体

文彦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漫鄂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陝西鐵錢不使折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卿人多知之示仍鉄錢買物者不肯受長安

為之亂民多開肆條屬請

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繡帛數百疋使買之曰紉其直尺以鈇錢易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鈇錢不廢市肆復安

淳化中張鄧公為射洪令會歲旱禱于曰崖山陸史君祠遂雨豆建下若聽會然須是乃退蜀人刻石記其事祠貢皇特為廣東轉運會詔天下置天慶觀公因請即舊觀為之以紓天下土木之勞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忘斯人常知州有吏犯罪既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脫其首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然之後其旧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救其用志如此

橫浦語錄一

張九成

趙清獻帥蜀乃独以一琴一鶴一圭自隨想其清致可知及再帥蜀縱鶴放生想又以此為累矣自是渠清入妙地有士大夫見過云近日仕宦習氣可上下相蒙只箇苟克令無后慮若如此則往其禍先及為之奈何先生曰精金百鍊則愈剛為器益利人自不至誠豈有不可為者小人為不善其心豈不自知特無割腸耳吾歷任虽不多然尺誠於我依公而行人虽以我異已然道理既是彼自愧恐又安能尤人誠平心處之當自知味士以改官少一二紙筆狀再三懇求宛轉當路其意甚切因謂之曰某平生不能為人宛轉且處公文人仕可言者然後某亦可說斯人歷奉其事曰是公合佐底事又問其人仕幾時又見其貧縷細以為問皆二言其所得若

干老幼若干諮理甚真知其為靡勸之士曰如此當為公說然息此後不可失步故又不可奉此帝為語柄某一時倉卒間以言信公心公不可以言欺此心或問法未嘗不便於民而吏每至於害法吏者當何如先生曰仕宦者往多以私意處法故吏得以欺之稍能以公心守正理人情所在即是法意吏安能欺之

或問近日監司責守令守令隹務事辦往有所不恤故人情法意每每多失其間有執法守正者動多拘疑不敢容易不懦外斥則以不能見鄙及遠理皆法一旦事敗者則又處之幸不幸此當何如先生曰佐得不如法既任其職只得守理守法雖以懦斥或以無能見鄙於心無愧人豈不知若較之違法背理而自處於幸不幸者一敗塗地非時在我有愧於人終豈無見察之理豈不可謂之幸不幸

或問孔孟一聖輒環天下周進戰國非不求進而卒不肯適進豈其情之先未曰君子之進不敢第也必於義為當則終身為榮則後世亦榮之亦或不當終身受辱雖役世亦辱之如劉子厚劉禹錫皓王叔文元稹結崔潭峻一則斥逐不用雖悔無益一則為武儒以青蠅見譏書之史冊後人讀之無不為之愧汗想其在當其心亦何以自處李福筠杭元載不得相李鄜目吐突承權得不願受至今猶欵重其人大抵窮大貴賊者有定分切不可謬用其心以自取十世笑端

貴或問臨官之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滑吏姦民窺伺機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於已甚害

或問趙廣漢為京兆尹發姦捕伏使姦宥無所錯後人少有能繼者
大抵皆狹術用數以出治如何曰此豈君子所為指摩吾心便明白無
以私意亂公道如揭明鏡于中庭九尺物至前長短大小妍醜肥瘠一日
見鏡何心 使物至則應不必求以應物

說郭卷第九十八

說郭卷第九十九

鼠璞一弓

載垣 桃源人

媵妾

江有况存有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
者女嫁姪娒送之晦翁以此詩不見勞而无怨之說以序為疑予固不敢
妄議然考經傳媵得送婚之名猶素之謂與賻也史記載伊尹為有莘
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為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鄆
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子吳者侯使折婦父媵之伊尹公子
結虞公井伯折婦父皆嘗為媵初不言某國之女為某國之媵妾也左氏
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謂同姓至親可講媿送嫁女之禮異姪則可略

也然春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辭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矧當
時魯為弱國固嘗謂齊晉所凌猶恐不屑以女為媵齊晉大國肯以女為
魯女從妻乎古有一娶九女之事是與否皆不可知攷之經傳斷不以妾
訓媵楚辭九章波滔、兮來迎魚鱗、兮媵予晦庵住媵送也波來迎魚
未送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媵口說也釋文云媵送也鄭康成虞翻
作媵而亦訓為送以此証媵為送益明爾雅曰媵將送也注遠于將之
釋曰謂從行孫炎曰將行之送也即不指為妾公羊禘于太廟用致夫
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為妻脅於齊媵之先者漢志謂董仲舒以娶娶
於楚而齊媵之脅公妾為夫人此乃漢儒之論恐自詩序而訛自後
記傳所載妾媵紛然矣

呼父為爹

梁蕭愴刺荊州人歌曰始與王人之爹赴急如水火何時來哺乳傳謂
爹徒我父荆土方言今稱人以父為爹字同音異亦隨土聲而變廣韻爹
陟斜切注美呼父徒可切注北方呼父真說甚明爹正奢切注吳人呼父
爺以遞切注俗為父聲音大率相似隋回紇傳以父為多亦此類

篙師

海嘯呼篙師為長年按杜詩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
古今詩話謂川陝以篙呼為三老蓋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

正五九三長月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宝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

察人喜惡正五九月照南瞻卮州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
鎮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為欺也妄誕可笑然月令於春
孟言無傷胎郊毋娶大衆不可狎兵於仲夏言君子齊戒
必掩身毋躁薄滋味即嗜慾靜事毋刑於季秋言命衆百官無不
分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豈時當然耶

俗字

俗字皆有所出釋當談載之詳矣予復得數字晉摯虞較
古尺田度量之由生皆經闕而不通即今之絳闕字晉禮儀志有懊懼
歌卽今之懊懼字衛垣說字推乃曰或黠黠黠狀似連珠卽今之
黠黠字王況釋射論曰鼻齶亂而刺天成公綏嘯賦曰旬殫

勞曹卽今之齶亂勞字古人用此等字不見為俗何耶

虎石蛇盃

大率奇事易失矣虎石蛇盃意義畧同皆有二出漢書李廣
出獵見虎射之沒矢視之石也復射不入矣韓詩外傳熊
渠子夜見虎射之沒波金飲羽下視知石復射矢躍無跡
晉書樂廣賜客酒杯中有蛇既而疾廣意听壁角弓影
復置酒杯頃愈風俗過應柳請杜宣酒盃中如蛇宣得疾
後於故處設酒蛇乃掌影身意遂解二事於人名俱不合
未知孰是

探花郎

據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國司年最少為探花郎
本朝胡旦榜魁極為探花太宗賜詩曰三千客裏
成事七十回人中少年恭寬夫詩詔亦言期集擇年
為探花是客園賞花之令便少年者探之本非青重之稱
今已稱稱不知何義東軒筆錄謂期集選少年三人為探花使賦
詩熙寧余中為狀元乞罪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從之世因此說為元

餽飽

續釋常談引腎臟錄餽飽以象渾沌不止書混沌從食不載故
事物紀原并無此名泮唐送史載李宗回家知人飲饌將同
謁華陰令家曰與公喫五般餽飽反見果然自陽雜俎云今

衣冠家有葛家餽飽澆去渴肥可以淪若是曰有此名本草
戲艾葉療一切鬼氣炒作餽飽吞三五枚以飯壓之我混沌之
義信矣俱從食邊何耳

傲骨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予觀世俗加脂如
韋之人亦本氣質之自然詩曰籩簞口棄也不能俯感施
面奈也不能仰夸脫躄柔也早屈以柔順人天狗賦此質
望其剛毅自立可乎

姓從省文

古人姓氏省文多矣如謝射落洛疎東曼萬似華辛橋喬

熊能隨隨止十餘姓惟去邑者多如邢朱卿見邵谷鄧曾邵
召鄧章鄧背亦有分為二姓微有添減則邕去邑從衣邕去
邑添草部去邑添水大率古人用字務省繁文姓字從邑者多
或謂避地避姓他未必皆然

香菓卓

坡公與張質大帖云公會用香菓皆珍物極為蕃商坐賈之苦
蓋近造此例若奏嚴之於陰德非小補予考坡仙以紹聖元年
抵五羊梁為即廣道船出香菓時好事有創此他處未必
然也今公宴樂別卓為登禮私家亦用之作偏不可不謹

寫塔題名

予得唐雁塔題名石刻細閱之此昔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
士也唐進士特於曲江宴賞之暇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塘例於浙法觀潮
天竺燒香耳若之以雁塔題名為登第愛賀之評則觀潮燒香亦
可顯言膏廡之未使乎

中書

見胡旦

湘山野錄載胡旦乞入見王沂公奏旦瞽廢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至
堂沂公與諸相具諸生禮列拜旦長揖而坐中書堂宰相治事之地
表儀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對送中書引問自有公禮何暇講師生之私
敬且于都堂巍然受諸相之拜而不辭決無此理

桂玉

馬存子長游謂子游京師新如東桂膏肉如玉妾以桂玉之地為京師
按戰國策蘇秦曰楚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見如鬼王
唯見如天帝乃楚國故事

王儉紅蓮

庾果之為王儉衛將軍長史蕭綽與儉書曰盛府九僚實難其選
庾景京行泛洛水依芙蓉何其麗也今臺郡慕容多用紅蓮故事
始此按容衛將軍實預朝政猶漢三公開府喜之常僚屬可比用之
樞宰掾則其類也不然則用于諸戎之幹官却官

教官稱冷官

唐元宗受却處之才以不爭事為置廣文館以處博士之官而無

曹司杜南詩公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非以李館為冷及以
登臺省為進用蓋言諸公日超局獨廣文無職掌耳今以教導之職為
冷官意正相反廣之館與四門太學國子並列非郡文李之職

巾箱本

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衛瓘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
珩曰家有墳素何須悅頭細書答曰植閱既易具手寫不忘諸王
從而効之古未有利本雖親王亦手自抄錄今巾箱刊本无所不備
加定間從容官楊璘之奏禁毀小板近又盛行弟挾書非備巾箱
之藏也

喪事尤嘗尤對

唐宋遺史載張宗帥廬州不法民若之既入覲人謂渠伊必不未
崇計口率渠伊錢舟入覲人不敢言將鬚相慶崇率將鬚錢五
代史補載趙在禮自宋移永異人曰眼中拔却釘矣在禮乞還年
日學拔釘缺方鎮不法信非一處此一事誰可為對

左右

漢以右為尊謂貶秩為左遷任諸侯為右官居高位為右職
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陳平以右丞相遜周勃位
第一平為左丞相位第二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
朝廷先出其右皆此意也本朝官制如左右僕射左右
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議左右司諫正言
皆不以右為尊猶以右文為祕省殿名何耶

艾子

世傳艾子為坡仙所作皆一時戲語亦有所本其說一蟹不如
一蟹出聖宋撥遺陶穀奉使吳越因食蝸蟬詢其族類忠懿
命自蝸蟬至蟹凡十餘種以進穀曰貴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倚門

說俗母之望子曰倚門按戰國策王孫賈事閔王王走失王
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脫耒則吾倚門望女女暮出而不還吾
倚閭望女朝暮之出入固可言倚門若出稍久當言倚閭
蓋門不可久倚故也今人但用倚門事豈以暮出不還為俗思耶

真宗在儲貳時忽一日因乘馬出至朱雀門外方辰時有流星
落于馬前道裂有聲真宗回東宮驚恐特召司天監明天
文者詢之云不干皇太子事不憂慮自是國家災五年

方應至第五年果

太宗晏駕

真宗即位者公言真宗即位有彗星見于東方真宗恐懼內
愧淳德何以紹太祖太宗之德業足天禍也不敢詢于掌天
文者唯俟命而已忽有先生王德一入見見聖容似有憂色密語
于中貴述以聖上憂懼彗星之事得一逐奏云此星主契丹
兵動十年方應至十果契丹兵寇澶淵聖駕親征景德中

契丹寇澶淵在河北聖駕在河南陣敵次忽日食真宗見之憂懼
司天監奏云按星經云主兩軍和解真宗不之信復檢晉書天文

志亦云和解尋時契丹兵果自退而續馳書至求通好時晉公為崇
微舍人知鄆州

一日有野鷄入端王宮真宗召司天丁文恭令筮之云效野位又動
必是郊野中之五彩生氣物見皇城内望闈外王宮之中以此推之頃
是野鷄若然則無他必主

晉公嘗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舐機繫于宸斷所貴行
事歸切忌子生上耳嘗有一臣僚判審刑院因進呈一

官員犯賄罪案

真宗方讀案遲回問欲寬貸次未有聖語

其判院輒起奏云此是魏振男因茲 真宗便赫怒云是魏振男
便得受賕便得為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未有一院
因覩前車覆輒每奏事競惧取進止忽復有詞科臣僚祀賕罪
案進呈真宗問云如何遂奏云此人悉已當辜問說涕泗云坊陛下
之与科名孤陛下之所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更無面得見朝廷惟
服一死而已真宗聞之云特与貸罪安置

真宗朝因宴有一親事官失却金檠子一片左右奏云且与决
責上云不可且令尋訪又奏云只与决小杖上云自有一百日限若
有日内尋得即小杖亦不可行也帝王高守法如此為臣子誠合如
真宗朝嘗有兵士作过法法合死特貸命於橫門決脊杖二十改

配其兵士声高叫喚不伏决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頭
杖二十後別取進止處斬尋决訖取旨真宗云此只是怕見吃杖後
如此既已决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寬恤如此今洪基益固景
祚綿昌豈不由祖宗積德之所及乎

太宗即位後未數年應為即即牽拖僕馭者皆位至節帥人
皆歎訝之洎晉公為福建路轉運使日建州浦城知縣李元
侃善算術因訪問之云人生名品皆尽有階級固不可越誠止
象竹度臨照次第而使然耳太宗即位未在全居兗州地分奎為
天奴樸宮致當時馭馭者皆驟居富貴豈偶然耳晉公常見嘗
武太原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未弟朱紫盈門難徐左

省鉉独携一床袍角帶於客位内更易後方入相帟以此知士大夫朝服臨來慰問深不可也先太師即兵部侍郎也

艾仲儒侍郎言仲儒嘗聞祖母當日歸時衣笥中得黑黧衣妯娌骨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將令候翁家私忘日看此衣出慰心之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礼今時固未嘗聞也

徐左省鉉取居近列雖盛寒入奉朝請即未嘗披毛彩或詰之日豈有双闕之下衣戎服哉每觀侍漏院前灯火人物賣肝夾盼粥未往喧雜即皺眉惡之曰其同寨下耳一生奸服寬袴未曾窄衣裳謂諸士夫曰軒裳之家鷄豚魚蟹果實以疏茹皆可備矣蓋沽酒市脯不食耳其數尚儒素已如此晋公被滴

之初本掩房一日為侍中薨皆大守房王相公薨皆大拂着房而過國知公相大臣榮謝豈偶然哉

大祖豁達得天下後時韓王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大祖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韓王不復敢言

杜清尚書鴻博之士也因看孫逖之文集云慎寬之詔沉思良久曰嘗編閱群書捐寬無所出也當是慎寬之詔出毛詩哀恤之義也爵寬傳寫之誤耳

真宗欲東封泰山間兩地大臣可否大臣曰聖駕行幸豈無甲兵隨駕只恐粮草不備時晋公為三司使員宗遂

問曰朕東封粮草得備否晋公曰有備 員宗又曰如何是
備晋公曰隨駕兵士大約不過十萬人每日請日食米二升一
日只計支米二千五百石或遇駐蹕處所不過三日只支得米
七千下百石何處州縣無七千五百石斛斗往廻之間俱可
有備真宗甚喜又問只與二升米亦須與他些麵食晋
公曰今來所經州郡只可借路而過使逐程百姓榮觀國
家大禮固不可科車臣欲省司行文字告示沿路所經軍州
必恐有公用錢軍州及應文武臣僚州縣官僚僧道百姓
有進蒸餬者仰先吳州縣官位姓各蒸餬數目申來待憑
進呈被係省錢支與一倍價錢回賜仍大駕往東封日進蒸

餬許回日並進酒肉緣有公使節帥防團刺史有人可以勾當仰於
經過縣鎮草市處排當經進者是州縣官員僧進百姓人之
非掌武退謂晋公曰今後休於上前保將手始公亦別無他語
掌武由是愈器貢晋公

真宗忽一日謂晋公曰有人來言御主張謝濤受六重恩澤
是否晋公曰臣亦記得謝濤是六重恩澤然亦非中書之所
敢私試對陛下數之謝濤奉聖旨召試論詩賦三題可取蒙
陛下面與直史館一重也謝濤係審官院磨勘合該改轉一官
二重也謝濤累典大藩了當並有臣僚保奉合與轉運使三
重也謝恩曰面賜金紫四重也例奏得一男五重也例有支賜

六重也真宗笑曰元來將此以爲六重恩澤

士大夫不可爭名競進致有其缺行玷平生之蹤跡者張去華當大祖朝乞試有數知已皆館閣名臣保奉之

大祖怒而問曰汝有多少文章得如陶穀曰不如敢與竇儀比試曰不敢汝與張澹比試遂進、不對遂令張澹比試試畢考校所試優於張澹然澹是季父自此去華一生不得入館閣蓋由是耳

上谷寇公爲參政日素與馮極不協極以不合上章乞立儲貳太宗怒降受太常博士知杭州尋令轉官與大博彭惟節同制時首台呂相公端徐注二人俱受屯田負外即上谷改其進呈

文字將馮極授虞部馮遂上章訟中書除授不當呂但於上前拜謝而待罪終不言寇之僭擅改授上聞之尋索元呂樂除注文字視之由是睦注益厚馮遂移知州然馮一生常追悔不合訟疏於寇亦如陳左丞怒之訟大將軍可於經過本州縣處進真宗聞之又甚喜又問曰或過泥兩非次支賜鞋鞵錢動要五七萬貫如何有備晉公對曰臣亦已有擘畫伏緣隨駕兵士各是披帶稍重到處若遇有支賜錢物如何將行臣欲先令殿前指揮使曹繁問當六軍或遇路中有非次支賜置隨駕便錢一司仍各與頽子支便於兵士任營處或指使定州軍便支與各人骨肉請領一則便於兵士請領二則兵士隨駕骨肉在營得便

到支錢物因茲甚安人心尋曹繁問諸六年皆曰適駕請得何
用兼難以將行若聖恩如此皆感戴官家 真宗聞之甚喜

於是告於西北臣僚遂定東封聖駕往回路略無闕設

真宗於是目晉公奏事次密謂晉公曰今來封禪禮畢往回凡
百事須俱摠辨集感卿用心晉公曰臣非才遭逢陛下過有委
任臣實無所能今大禮已畢輒有二事上告陛下朝廷每有除
改外面多謗議云某乙甚人主張某乙是甚人親戚此後每有
除改外面多謗望聖聰不聰上曰朕深知不聽其如臣僚何晉
公又曰只如每遇南郊大禮外面多竊議中書密院臣僚別有
動靜今來禮畢望陛下兩地臣僚並令依舊免動人心真宗

聞之甚喜弥加眷遇首台掌武聞之益多其奏議忽一日真宗
問馮極如何晉公春曰馮極在中書密院十年却無是非實亦
公心於國家 真宗良久不答又奏復不答遂退尋問掌曰
丁某每東朕前探將馮極屢來破除伊掌武奏曰丁某不獨
於上前不言人非於臣處亦未嘗言三司使王知贍錢內輸易
之訟馮侍中皆是一時問不獲已而為之不免一生耻其缺行
實儀尚書本燕人為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每對客即二侍
郎三起居四叅政五補闕皆侍立焉尚書夫人先亡以房院稍
多不敢與勢家為親援遂再娶孔縣令女為夫人夫人性愈嚴
右丞相夫傾皆即一房列五榻自孔夫人而下五房妯娌皆周

寢處尚書薨孔夫人每召參政問事參政則披衣立於門外而應對焉其事嫂之禮如此尚書周世宗時為翰林李士每宿直世宗宮中不敢令奏樂曰恐竇儀聞之至宋

太祖登極猶右翰林忽一日宣召入禁闈中顏問事行皇屏鄣聞覲見太祖袂衣潛身却退中宮謂曰官家坐多時請出見儀曰聖上袂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林李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着後方召見復一日中書臣僚皆罷命韓王普為相見無宰臣署勅太祖悔其倉遽良文曰但去問竇儀是他會議對曰今晉王正守中書今合且送相印請晉王署勅用印太祖於是甚悅又晉公嘗言竇家二侍郎

儼為文寵贍不可企及有集一百卷得嘗之軀揚又撰釋門數

事五十件從一至百數皆節其要妙典故又善術數聽聲音而

知興廢之未兆撰太周樂正一百卷周世宗時同兄儀在翰林

為李士儀常鄙其詭怪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

四片各題識其節氣遂隔簾敲響令辨之一無差謬常指明

德謂揚慮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為大宮闕兵漸銷偃天下太平

似開元天寶間耳然京師人却漸逼迫二校書將未富貴皆見

之也盧雖甚貴其如壽不及揚尋世宗禪位

太宗改明德門為乾元門宮闕壯麗書軌混同多遜為相貶

朱崖而亡微之為尚書享年皆如其言又儀因於堂前雕起

花倚子二隻以祗備右丞伯太夫人同坐儼忽見之謂兄曰好工夫柰何其間一隻至甚日月光破儀於是以慕覆於屏風後愛謹不用果至是日有內夫人至儀第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椅子就門外下馬遂為馬踢而碎之此晉公問於揚徵之尚書說也又儼謂其弟偁恭攻曰儼兄弟五人皆不為相兼總無壽其間唯四哥稍得然結累得自家兄弟姊妹了亦住不得後偁果為叅政只有姊王家大夫入即王沔叅政之母儀儼之妹也無何亦得疾溝尋以抱病而歎曰二哥嘗言結裏姊妹兄弟亦住不得必不可矣果數日而薨晉公宰謂竇二侍郎今之師曠也晉公即叅政之東坦也

中華古今注 一

馬鶴

古今音樂鳥獸魚虫龜鱉等部九六十三門

雉朝飛

牧犢子所作也齊慶士緡宣王時八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唯唯相随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曲以自傷鳥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灵女者故冠軍明并之姊年七歲入漢宮李鼓琴瑟特鳴異於餘妓善為新聲能傳此操灵女至明帝崩後出嫁為尹更生妻

別鶴操

商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無子父兄將為改娶妻問之中夜

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捨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偶天端山
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飡後人因為樂章

走馬引

榜里牧恭所作也為父報讐殺人而亡藏於山谷之下有天馬
夜降圍其室而鳴夜竟聞其走聲以為吏追乃犇而亡明朝視
之乃天馬跡也遂陽然而悟曰豈吾所處將危矣遂荷衣根而
出入于沂澤援槩而鼓之為天馬聲故曰走馬引

淮南王歌

淮南小山所也淮南王食求仙遍禮方士遂以八公相攜俱去莫
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歌焉

武溪深

馬援南征所作也授門王虔竒生善吹笛援作歌以荷之名曰
武溪深其曲曰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
溪多毒淫

美趙曲

吳人以歌其地

瑩篴引

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王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舡而擢
有一白首狂夫披髮提壺亂河流而僂其妻隨而止之不及
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瑩篴而鼓之作公無渡河聲音悽愴

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声授妻麗王：：傷之乃引莖簇而寫其声問者莫不墜淚飯泣焉麗王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曰莖簇引

悲歌

平陵東翟義門人之所作也王莽殺義門人作此歌以怨也

薤露蒿里歌

並表歌也出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精歸於蒿里故有二章其一章曰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處何時歸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魂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

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帝時李延年乃分二章為曲薤露送公卿貴人蒿里送士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挽歌

長歌短歌

言人壽命長短不可妄求

陌上桑歌

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氏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歌奪之羅敷行彈箏乃作陌上桑歌以自明焉

杞梁妻歌

祀植要妹朝日之所作也祀植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声長哭長城感之顧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娣貞揮乃為作歌名曰祀梁妻賢祀梁植字也

董逃歌

授漢遊童所作也後有董卓作乱卒以逃亡後人習之以為歌章樂府奏之以為規戒

短箫铙歌

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建武揚德風動戰士也周礼所謂王大振法令凱樂歌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短箫铙歌鼓柝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也

上留田

地名也其地人者父母歿其兄不字孤弟有鄰人為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留田曲也

日重光月重輪

群臣為漢明帝所作也明帝為太子樂人以歌詩四首以智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耀其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乱後二章亡旧說云太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耀如星沾潤如海皆比太子德賢故曰重耳

横吹

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城傳其法西京唯德摩訶兜勒三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全但存世用者黃鶴隨頭出關入關出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一十四曲後漢蔡邕益瑟為九絃

鞞鼓

高辛氏娶陳豐氏女別鞞鼓鍾磬頃一虎鳧

常在海邊沙上食砂石皆伯爛唯食海蛤不消隨其矢出用為藥倍勝者也

鶴

千歲則變蒼又千歲變黑所謂雲鶴也

馬

自識其駒非其駒則齧然之

猿

五百年化為稷

鷓鴣

南方有鳥曰鷓鴣其名自呼常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稀出有時夜飛則出以樹葉覆背上

驢

馬壯則馬為牝則駝

秦始皇馬

有七名馬一曰追風二曰白兔三曰奇景四曰追電五曰飛翾六曰駟雀七曰神鳧

曹員馱馬

曹真有馱馬名為驚帆言其馳驟烈風牽帆之疾也

鴛鴦

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其思而死改謂之匹鳥也

兔

口有闕屍有九孔

獐

有牙而不噬一名麇獐見人懼謂之獐懼

鹿

青州人謂鹿為獐也

鵲

一名袖女俗云七月頃河成橋詩云維鵲有巢而鳩居之言其鳩拙假鵲而成巢也

雀

一名佳賓言常栖宿人家如賓客也詩云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燕

一名神女一名天女一名鷲鳥詩云燕、于飛差池其羽

有人呼為馬也鳥

鴝鵒

一名鴝鵒一名鴝鵒今之布谷也江東人呼為獲穀也

鳥

一名孝鳥一名玄鳥燕白腔鳥白脰鳥子須食母亦能自食其子也

鷄

一名鳩夜禮云鷄曰翰音鷄鷄赤羽翅周禮曰文翰若米維周成王時蜀人獻也

狗

一名黃羊犬曰羨猷

鼯犬

周成王時渠搜國獻鼯犬能飛食虎豹

猪

一名參軍一名豕白剛鬣禮曰豚曰豕肥赤曰彘江東呼為稀皆通名也豕生子多謂之豶

羊

一名髯鬣參軍禮云羊曰柔毛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進不能退蓋性好能舐觸垣墻

鷓鴣

似鳧脚高毛冠江東人家養之以厭水災

螢火

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焜耀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丹良腐草為之食

蜚蝻

一名天蝼一名穀一名石鼠有五能不成伎術其一曰飛不過屋其二曰緣不過水其三曰汨不度谷其四曰掘不能覆身其五曰走不能絕人

蟋蟀

一名秋吟蚤秋初生寒則鳴噪濟南人謂之嬾婦一名青蟹今之促織也

螞蟴

一名仙鼠一名飛鼠五百歲色白睡重集物則頭垂故謂為倒

掛蝙蝠食之神仙

螿蚱

小蟹也生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有一螯大者名為擁劍

一名執大

長跂

蠨蛸也身小足長故謂之長伎小知蛛長脚也俗呼為螿子

蠅虎

蠅孤也形如知蛛而色灰白喜擒蠅蝗一曰蠅虎子

莎鷄

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其鳴声如急一曰促織

終緯一曰紡緯

蛭蚓

一名窰蠶一名曲蠶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鳴砌亦呼為窰蚓

飛蛾

善拂灯一名火化一名慕光

蠶蛭

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曰蛭蟬其長大者名曰蝶蛭蟬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魅人一曰玄蛭一名綠蛭

蜻蛉

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灵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曰胡萬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一曰赤衣使者好集大水亦名為赤弁丈人

蛭蝶

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人謂之捷未色白而皆青者也其有人如蝙蝠者或青班名曰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

紺蝶

一曰青令似蜻蛉而色玄紺江東人為紺蜻亦曰童襦亦曰天雞好以七月群飛晴大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蝦化為之也

魚子

魚子曰蠟亦曰鯤言如散稻米凡魚子總名鯤也

鯉魚

鯉魚之大者鱣魚即今之赤鯉魚也兗州人謂赤鯉為赤鱣謂青鯉為青馬謂黑鯉為玄駒謂曰鯉為曰旗謂黃鯉為黃雉

鱣魚

鱣之大者曰鮪、鱣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鮪鮪今宜都郡自京門已上江中通出鱣鱣之魚有一魚伏如鱣小江東人謂之鱣子即此魚也

蛭娘

能以上苞采轉而成丸團正無邪角莊周所謂蛭蛭之智在於轉丸者也蛭娘一名蛭蛭一名丸一名弄丸

蝸失

陵螺也形如蛭輸殼如小螺熱則自懸葉下野人為圓舍如蝸牛故曰蝸舍赤曰蝸牛之小舍蝸殼婉轉有文章級縛為結似螺殼之故曰螺縛童子結髮亦曰螺髻亦謂其形似螺殼也

白魚

赤尾曰鮠一曰鮠或曰鮠雄又曰鮠魚子好群浮水上者曰白萍

蝦蟇子

一名料斗一名玄計一名玄魚形負而尾大而尾脫脚生者也

鳥賊

一名河伯度事小吏

鯨魚

海魚之大者長三千里小者數千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
迎生子至七八月導祀其子還大海中被浪成雷噴沫成雨水
族畏避悉逃匿魚無敢當者其雌曰鯢大亦長千里眼為明
月珠

水居

狀如人乘馬衆魚導從一名魚伯大水有之漢末有人河濤見之
馬人皆有麟甲如大鯉魚但平之耳鼻仙人不異視之良久乃入水

鼃

玄衣督郵又鼃名十號一曰神鼃二曰灵鼃三曰標鼃四曰宗
鼃五曰文鼃六曰筮鼃七曰山鼃八曰澤鼃九曰水鼃十曰火
鼃火凡物含異氣不可以常理推耳火鼃由火舉耳千歲之
鼃常有白氣而起耳

鰲名

河伯從事江東人謂青衣魚為婢鱣魚為童子為土父鰲一
名河伯使者

草虫

結草虫一名結蒂好於草木折屈草葉以為巢窟處處有之

鷄鴝

國語云海鳥曰爰居漢元帝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
出即凶也

說郛卷第九十九

說郛卷第一百

前定錄一弓

鍾輅

鄭處

開元二十五年鄭處為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
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處處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亦如之相
如因謁處曰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
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在孔門未敢鄰於顏子如言偃
子夏之徒固無所讓處大異之因詰所驗其應如響處乃
杜門累日與之言因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為進取而遲暮
如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處曰君

當為何官曰後七年選授徽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平處曰吾
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
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汙如能赤誠向國即可以免遷謫
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授衢州信
安縣尉將之官告以永訣涕泣為別後三年有考使來處問
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寶十五年安
祿山亂東都遣偽署西京留守張通儒至長安驅朝官就東
洛處至東都偽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疾攝巾
令以自污而亦潛拜章跪上肅宗肅宗即位靈武其東京平令
三司以接受逆命者罪處以心不附賊貶台州司戶而卒

裴諤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諤出為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徽
自殿中侍御史貶為長史其一曰于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為
別駕諤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謁方與生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
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諤方與二客話舊不欲見觀語吏云
謝房主簿相訪對二客請俟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使君有
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諤諤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為
舊者乃令跪其祖父官諱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
授史諤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吊之甚哀既出未
及易服碩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八千九者乎左右曰有名遂

要者是也。適命吏出牒以署觀。二客相頌甚異之。甚而莫敢發問。謂既就榻歎息。因謂二客曰。君元為復患。遷謫事固已前定。其開元七年罷河角府文學時。至大梁有佳仕。佳為俊儀尉。其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繼來。而坐客開其善相。人皆請人安禹無所讓。光謂仕任曰。官當身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此去二十年當為府侍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尋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復二十年廢棄。史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謂某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遂旅安禹。既歸。某即繼往。至

則言款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為江南郎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為所守。郎一官。君至三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原祿。願假俸十千已下。此即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事。仕佳後再授監察御史。卒。器後為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十餘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放逐南中十餘年。除國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既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列邈之

彭城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邈之從母弟吳郡陸康

自江南未有主簿楊豫尉張穎者聞康至皆來賀觀之時冬寒
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見之命下簾帷迎於庭且問其所
欲琮曰某將入闕請一食而去邈之顧左右命具芻米於館琮
曰某非悠悠求一食者今將追延山人就於驛日肝矣若就館則
慮不及請於此食而過逸之以方斂有難色琮曰某頗能知人若
果從客亦有所歛邈之聞之喜遽命褰帷而坐客亦樂聞其說
咸與揖讓而坐時康已醉臥於東榻邈之乃具饌既食邈之有
所請琮曰自此當大聞名問其官至二色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
終言訖將去豫穎固止之皆有問謂豫曰君八月勿食驢肉食
之遇疾當不可救次謂穎曰君後政官宜與同僚善勿與官長不叶

如或不叶必為所害預穎不悅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為君
禍福也因指康曰如醉者不知為誰也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
壽考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遂胡陷兩京
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豫主郵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披及
驛騎交至我有與豫舊者因召與食誤啗驢腸數啻至暮腹脹
而卒穎後為臨僕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為賊所陷臨僕令
庠景先率吏及武士持刀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以聞即日
拜景先為長史領郡務而穎常與不叶及此因事答之遂陰汗
而卒邈之後樓某下登科拜汝州縣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
政皆假掾以終考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秘書省正字充隴右巡

官府罷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齎屋令比部員外郎連與大
郎歷官二十二考貴壽俱全

武殷

武殷者鄴郡林慮人也少有名譽鄉里信愛嘗欲娶同郡鄭氏
則殷從母之女也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
因求為昏有誠約矣無何適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
母許之殷至洛陽聞句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殷持榼造為生
極喜與之竟夕因為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
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與
婚乎殷曰然生曰有此三年必誠大名如婚娶珠未有兆殷曰約有所

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當
娶韋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而君娶之時當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
異其言固問鄭氏之夫即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
將嫁之夕君其夢之既二年一殷下弟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
財聞鄭氏美納賄以求其婚鄭之母娶其族謀曰女年既笄
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其所適今有郭紹者求娶吾欲許
之何如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悲將斷髮為尼者數四及嫁之
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子嗚咽流
涕似有所訴視之即鄭氏也殷驚問其故良久言曰某常仰慕
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為尊長所逼將適

他氏沒身之恨知復何言遂相對而泣因驚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郭紹也殷數日思句竟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耳及肅宗在儲邸名紹遂改子元殷明年樞弟更二年而子元年後十餘年殷歷位清昱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尚書即誦官韶陽郡守韋安貞因以女妻之殷念句竟生之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韋氏亡矣其後皆驗如句竟生之爾言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輔員貞元六年本進士不第將遊信安以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子復姓不宜兩字為名將為改之何如署因起謝且求其所改武瞻書數字若看者節

署者曰吾慮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於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嘗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後二十年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臺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為名既二年又不第以為夢無徵知者或謂之後二年果登第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大和九年署自秘書少監為衢州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構一亭名曰徵夢亭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祗時大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中屠生者善鑿人自云八十已上頗箕踞傲物維知名之士來未嘗

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款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曰他
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生與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詞之密
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為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
向與之言蓋為君結交耳然惜其情友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
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宜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
與車馬送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報
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在琳後擢進士登第累佐太府太曆中除
州刺史時彥莊任修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為其家訟寃詔下御
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
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朱泚中方削髮為僧此知之竟逼受逆命

及收後亦凍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

張轅

吳郡張轅自奉天尉將調集時李庶人錡在浙西兼 莞轅與之
有舊將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夢一人將官誥至云張轅可知表州新
喻縣令轅夢中曰已曾為赤尉不宜為此固不肯受其人曰兩學之
俸支牒已行不受何為遂委之而去轅覺竟惡之及見錡具言將
選告以乏用錡留之數日將辭去錡因謂之曰足下選限猶遠
且能為一職乎亦可資挂玉之費轅不敢讓因署毗陵郡監
錡場官轅以職雖早而利厚遂受之既至所職視其簿書所
用印乃袁州新喻廢印也轅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季之俸

皆如其言

龐嚴

京兆尹龐嚴為衢州刺史到郡忽夢二僧人寢門嚴不信釋
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來相告耳嚴喜聞
之乃問曰余為相乎曰無有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為何官曰
類廉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已往非吾所知也曰
然壽幾何曰惜哉所之者壽向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當何日
去此曰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狀請於廉使
元禎素與嚴善謂必得請行有日矣其晦日宴客得元公復
書云請候交割嚴發書曰吾固知其未可以去具言其夢中事
於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三日發後為京兆尹而卒

李敏求

京兆尹趙郡李敏求應進士入就禮部試不利大和九年秋後居
宣平里日晚擁膝愁坐忽如沉醉俄而精魄去身約行六七里至一
城府門之外有數百人忽有一人出拜之敏求曰何人也答曰某即
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敏求曰汝前年隨吾旅逆卒於涇州何
得在此對曰某自離二十二郎後事柳十八郎職甚雄盛作太山
府君判官二十二郎既至亦須一見遂於稠人中引入通見入門西
廊多有衣冠或有愁泣者或白衣者或執簡收者或有將通狀
者其服率多慘紫或綠色既至廳柳揖與之言曰公何為到

此得非為他物所誘乎公宜速去非久住之所也敏求具如此
答柳俞吏送出將去懇求知將來之事柳曰人生在世一食一宿
無不前定所不欲人知者慮君子不進德修業小人惰於農且君
固欲見亦不難爾乃命一吏引敏求至東院內有屋一百餘間從
地至屋書架皆滿文簿籤帖一一可觀吏取一卷唯出三行其第
一行云大和二年罷舉第三行云其年婚得伊宰宅錢二十
四萬其第三行云受官於張平子餘不復見敏求既醒其書於
縹夫之間明年客遊西京過時不赴舉明年遂娶韋氏韋氏
外親伊宰將鬻別第召敏求而售之因訪所親得價錢二百
萬伊宰乃以二十萬脫敏求既而常用之券頭以四方為貨時敏

求與萬年尉戶曹善因請之得用所資伊亦既為累為二十
四萬明年以蔭調授河南杞縣尉縣有張平子墓時說者失
其縣名以候知者

韓晉公

韓晉公 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
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無
屬陰司晉公以為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
品已上食科晉公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此非細事不可
顯之請就於紙過後為驗乃怒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俞既
對遍遇太官進食有饌糜一品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甚美又

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壅宜少服搗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也荅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權位者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曆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余修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女子云某是明府邑中之人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

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因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安字乎十一口吉字乎此陰鴻已定退亦何益宣悟已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歟宣移家河東固求宋亳一官將引家任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某已為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自明府罷秩嘗即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唯三口為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日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歟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

而卒

杜思溫

貞元初有大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
往往得與嘗從賓客夜宿城南荀家第中夜役山月如畫而遊
客皆醉思溫獨携琴臨水閑泛忽有叟支頤未聽思溫謂是坐
客殊不回顧及曲罷方語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
人曰少年勿稀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中
平生好鼓琴向未聞君撫琴軫清越故未聽耳知音唯遇無
絳更為我彈之思溫為奏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我嘗尋之其間
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水其異隨而正之音韻極古又多悲切時人莫

之聞也叟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孛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於名
譽而常為王門之伶人乎思溫竦然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余之
少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為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
思溫往見叟亦至為乃告曰惜勿為哉吾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
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懼勿為武職當有大禍非
禳所免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不弟遂罷奉西遊
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
所請誰俸月不下二萬又娶二將之女車馬弟宅甚盛而妻大常
欲思溫在轅門思溫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一日密請韋令
公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為遠便竟

不果及劉聞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陷為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也

李相國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巫徒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及酉不得決而有室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為之開掛曰非君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為此邑悒忿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為右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柱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生之言有徵復之諸之生於几下取一縑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

除拾遺可發此縑不爾當大劾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當假府職會郡有事洎上請擇彛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群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守正時璆為守長長適遇上尊号揆既謁謬、素聞其才請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者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佳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為乃下詔揆時揆寓宿于懷遠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上知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乃宣命宰相臣誠文詞時陳黃門為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綬盛露囊賊二曰谷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

所疑頗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人字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王生則竟不見之矣

薛少殷

河南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亡於長安崇義里有一使持牒云大使進俄引至府門見府官耶鮮于叔明也少殷歆有所訴叔明日寒食將至何為棲鷄子食曰東面有一僧手持寶答門扇雙關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日某方欲立事和尚何為救此人乃迫而出令人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閣者入白遂巡開命素服乃引入所見乃亡兄也叔泣良久曰吾以汝父曰未成

名歆薦汝於此分主事故假遣未非他也少殷時新婚姻懶不願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既未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少殷於西院見之接待甚原俄聞備饌海陸畢備未食王判官忽起顧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飢甚奈何僧曰唯密煎薑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可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請兄知不可留乃白府官許之少殷既得歸人問願知當為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之知少殷曉請乃召一吏取籍尋閱不令少殷見之曰汝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極西之官次得力畿亦薄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知也臨別兄曰吾舊使祇承人李俊今隨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過危險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

不相識和尚何乃見獲如此僧曰吾為汝將金剛經故相獲爾既
其述其事後年春杲及弟未幾授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
回改同安主簿秩滿遇趙昌為南安節度少殷每之有曰
願求為從事欲壓極南之官昌許曰棄遠之鎮未敢有
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母沒丁母憂服
除選授万年縣尉時青淄卒吏每駙馬家僮鬪死享
兆府不時奏德宗怒時少殷主職曹務一日乃貶高州雷
澤縣尉十餘年備歷難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
順宗嗣位有召收貶錄官少殷移至桂揚每貶官
李定同行過水勒馬每一送人言即禮俊也云某

月日已足拜別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於此李俊復
去將父矣李定驚感寤問其事具以告之少殷十數
日而卒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
惚踰月不全孝叔忽夢二父老謂曰子母疾可治孝
叔問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樂遺
子及菴乃周覽四境所居之東十里有廢觀右石壇而
見老父在為孝叔喜拜迎至于家即於囊中取九灵丹
一丸以親汲水服之即日而瘳孝叔德之歎有所答

皆不受或累月一未然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必
能歷筭壽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其後一旦未謂
孝叔曰吾將有他適故未訪別放懷中探出一編書
以遺之曰君之壽年謂盡具於此是已前定非智力
之所及也令之躁求者適足徒老耳君藏吾此書勿
預視且受一命即開一幅不且憂遠官耳夫生則柳
樹仆則柳外木木者牧也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也

李涼公

李逢吉未掌諭誥前家在老婢好言夢後多有

應心望除官因訪婢曰婢晨至慘然公問故曰昨夜身即君作夢
不是好意不欲說公強之婢曰夢有人昇一棺至堂後云且置
在地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夢竊喜俄
爾徐中書舍人知貢舉未畢入相

崔相

崔相國群之鎮徐嘗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文大
畜其繇曰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
災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秘書監

盧賓客

盧賓客貞白父曰老彭有術無号知人先和初宗人弘宣簡辭法正

簡求俱候為留坐目之曰一行五節度使可謂盛矣卒賀其言又族子
錯初奉進士執安邑新居謂錯曰爾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後十餘年方
得勿以遲晚為恨登朝亦大美官錯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
年終庶子

牛師

長慶中劉州里巷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僧自号牛師乍遇乍智人有忤
之者必云我兄即到豈奈我何未幾而相國奇章帝平章事卿者必云軍其
語乃絕而牛師尚存尔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得不救其家或
問後事孝叔曰吾為神授書一編曾未開卷何處以後事問乎旬餘其疾果愈後孝叔
尚套調授密州諸城縣尉五轉滿晉縣令每之任輒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後秩

滿歸閩鄉別墅因晨起欲執巾櫛忽有物墜於境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
扑于地不語數日而卒後逾月其妻因閱逾月其苟得老父所留之書猶餘
半軸曰歎因曰神人之言亦有經矣書尚未及而已言乃開視之其後准有空紙數幅
盈一蛇而盤照中矣孝叔之叔修已元和初為太學生且說其事

續前定銀

一頁

賈相易直

賈相易直幼時名秘家貧既業村孝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
近暮風雲暴至叟徙悉歸家不已而宿於漏屋之下寒爭附火唯
賈公寢于榻夜深方奄叟撫公令起曰賈秘若後人臣貴壽之極
勉厥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奉進士亦隨駕而乘蹇
馱至關遠門人稠路隘其門將闔公惧勢不可進聞一叱馱兼搖

其後得疾馳而出願見一黑衣卒呼曰秀才已後莫忘問精及陞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太官史中崇達

柳員外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舍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夜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无苦僧者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乎

陳存

進士陳存能為古歌詩而舍寔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旧相知奉日萬方欲為申屈將試前夕宿宗人家為具入試食物兼備晨餐請存偃息以候時五更後怪不起就寢呼之不應

前視之已中風不能言也

鄭滂

進士鄭滂在名場歲久輩流多已榮達常有後時之歎一夕忽夢及第而與常周方同年當時常氏舉人無名周方者益悶之大和元年秋移舉洛中時常弘景尚書廉察陝邦族弟景方赴舉過陝尚書語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弟景方各分吾一字誠吾意也遂更名周方滂聞之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升名而果同年烏滂子溥又自說應舉時曾夢著及弟傍上見但鳳字大中元年求解鳳翔偶看本府鄉貫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侯山月夜聞王子晉吹

笙詩坐側諸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焉

孔溫裕

河南尹孔溫裕以補闕諫党項貶郴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取作侍御史日望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晉耗一日有鵲噪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曰願早作官鵲既飛去墜一方寸紙有補闕二字無幾遂除此官

王蒙

王蒙與趙憬有布衣之旧常知其才趙公入相蒙自前新塗縣令求謁公見極喜給恤甚厚將擢為御史時憲僚數少德

宗難於除授而趙公之言多行蒙意可以坐待繡衣之拜一日偶詣慈恩寺僧占氣色者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後若午丰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而歸數日趙公奏言御史府闕太多就中監察御史尤為要官臣欲選擇三二人工曰此官須得孤直茂充選科卿祇應取輕薄後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公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上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公因薦二人其一即蒙也上曰早將狀表公既出逢裴延齡時以次對問公曰相公奏何事喜氣充溢公不對延齡愠罵而去云為此老叟所請得行否既見上奏事畢因問曰趙憬向論何事上曰趙憬極公心

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陞下何故信之且憬身為宰相豈諳州縣長績効向二人又不為人所稱憬何由身知之必私也復未陞下但詰其所自即知矣他日上果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諳熟之上言他日延齡又入上曰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遂歸故郡而趙羸於相位後數年邊師奏為聚事得假御史焉

黃損

黃損連州人有大志學於廬山與桑維翰宋齊丘等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益自負居無何遊五老峯遇磐石少憇頃之有叟長肅而至指維翰齊丘曰公等皆至將相但各不

得其死耳次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官不過一州從事耳宜思之損甚怒叟曰休戚之數定矣吾先知也何怒乎後竟然

張室藏

貞觀中張室藏為金吾長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斂獵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室藏身年七十未嘗得食酒肉如此是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張室藏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室藏異之耶時還京師時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効即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室藏嘗因是疾即具疏以乳煎華撥方進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吾前飲乳煎華撥有効復命進一啜文平復因思日嘗令與

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悒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声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寺卿時六十日矣

崔龜從

崔龜從未達時嘗至宣州夢到一廟門屋宇深大非人間所有綠衣吏抱棗龜從揖而問之綠衣亦喜云人生簿籍也崔問曰某未達應舉請為一檢可乎吏唯之因為檢曰灼然及第科名極高官至此州刺史言訖遂覺崔自喜之明年果中第又聯得科日官至中書舍人出為華州刺史因謂妻曰昔夢比皆驗今為刺史位止此矣當為身後之計俄除戶部侍郎深不自會尋出為觀察使至日吏白日舊例

長吏到皆謁敬亭神廟崔公駕謁之既到道路門巷皆昔夢中所遊入門宛然遂陞堂見西壁有畫著綠衣吏抱棗其吏即夢中所見乃歸而快又謂妻曰昔夢綠衣云合至此州刺史此已任矣及旬日得疾治之不愈謂妻曰本來之說此其驗矣妻曰為遊客尚獲佳夢今為地主合再祈之崔公乃置酒食進祝之其夕又夢敬亭神自至曰大失尋愈幸無憂也崔公即告本廟吏之詞神曰吏以公當為此州偶然爾公位極重不可盡言自此去尚有十四年壽耳言訖而覺崔公疾尋差後皆如其言時開成四年也

孫思邈

孫處俊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頭有晚貴佞福在執兵後皆驗

文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為屬吏
驟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為蕭丞而齊卿為徐州刺史

武宗常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謂猴類即以居常顯下有君
猿領也其上有四鬣一日伊水上過遇一丐者曰即君當有身後名
而骨紘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八後起家暴貴尋亦侵微居宰不之
信後卒如其言

房玄齡

房玄齡未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鼻曰公知名當世為時賢相原
無繼嗣何公怒時遺愛已三歲在側日者顧指曰此兒此兒絕房

者此也公大帳而還後皆信然也

明皇

明皇始平禍亂在官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掛
曰斬関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啟謝曰昔此卦二灵為最善黃帝
滅炎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斬関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
明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後即位應其術為

姚宋

明皇初登秘夢二龍銜紅符自霧中未工火頰姚崇宋璟四字
掛文兩大樹上蜿蜒而去夢迴上召申王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
各為天遣龍致於樹即姚崇宋璟當為輔相兆也上歎異之

柳州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駉屬
鬼山左首福土民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憑余於斯歎

玄宗

玄宗幸東都偶秋宵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退顧淒然
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
祚無疆及西狩初到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
崔圓躍馬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李衛公

太尉衛公為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謁公與之及

席乃曰某善按羊也公初未之奇因請虛正寢備几按紙筆香水而
已因令垂簾靜伺之生與公皆坐簾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
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遽請歸竟亦不知所去及會
昌朝三行策至一品夢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李景讓

宣宗將命相必採中外人情合為相三兩人姓名摺之置香案上以扼覆
之宰相閱必添香探丸以合草麻上切于李景讓竟探名不着有以見其命也

康詵

牛相新昌宅泓師踞為金枕言金或傷屐可重製本將作大匠康詵宅
詵自辨庸阜刑勢以其宅當出宰相後每命相有案必引頭望之宅

竟為牛相所得

劉逸

劉逸在淮汴州時韓弘為右廂都虞候王某為左廂與弘相善或謂王不利於劉大怒召詰之王老股戰不能自辨劉令拉坐杖三十新造赤棒頭脰數寸周以筋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声訪問即言大使無恙弘遂至卧内問之王曰我讀金剛經四十年今方得力就說初坐時見巨手如簸箕翕然遮皆周祖示韓都無捷痕

論衡

卷

談天 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禍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支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

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人遠之文士聞是之言也又推之人怪而無以非若罪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為天子不勝怒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三軍與戰則士卒踴也兵革毫芝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触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触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獲難信顓頊與之事天下之兵悉海內之衆不當能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牀也如氣乎雲烟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之牀也如甯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厘一柱不能勝也如五歲之巔不能上極天乃萬程如触不周上極天乎

不圍為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雷毀壞何用舉之斬鼇之
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鼇石之大獸也四足長生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也
鼇獸也夫大本以山為柱共工折之伐以獸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鼇
足可以柱天牀必長大不容於天地女媧雖聖能殺之數之何用足可以
柱天則皮革如鉄石刀劍矛戟不能殺之彊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
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無異工缺天之時非墜於地也女媧人
也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處緣階據而得治之豈古之天
若屋庑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
媧多萬齒為人者人皇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
未分渾沌為一儒書又言渾溟滓濛瀦氣未分之力也及分離清者

為天濁者為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地始分刑牀尚小相去近則
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舍氣之數無有不長天
地含氣之事然也從始立未年歲其則天地相去廣狹遠近不可復
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周山而折天柱絕地消煉五石
浦蒼斷鼇之足以立四極猶為虛也何則山雖動其工之力不能折
也豈天地始不之時山小而人及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
天尚可之謂五石若巢若山治病之狀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
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鄒術之書之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上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
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鳥禹貢九州方今天地九州也在東南隅名

赤縣神州復有更八州復有更州八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觀隨讀訊述以談古虛實之事並溥世間真偽不別也世人感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佐禹主治水益之託物極天之廣窺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北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吾之輩充滿官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則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下君禹益聞見不過祧吳方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紀言何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日月所於群隱為光明

也其上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暗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輕奇之物金玉之珍真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幸池案太史之公言山經禹記虛妄之言九事雖知是非難測極為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民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刺徑二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鄭鄮則察之初出徑三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地尚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此言其大如是鄒術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術曰

方今天下在地東方多赤縣神州天極為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
東南視極嘗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極南也公極言之在
不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始出時其光宜大今
從東海上察曰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大不變
古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維陽九州之中也從維陽北顧極正在東
海之上去維陽三千里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
必復在北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
北者地小居狹未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維且萬里徒民
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向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
在之南是則去維陽二萬里乃為日南也今從維陽地密之地去遠

近非與極同也極為遠也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
之至是則名為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北
以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
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天下者九素因時九州東五千里南北亦
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地若此九之乘一萬五千里二
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為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為德害天輒知之又輒
應之近人之効也如實論之大體非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
有體在工與人相遠秘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教家計之三
百六十五度一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氣如雲烟安得里

度又以二十八宿効之二十八宿為月月合猶地有郵亭為長吏解矣
郵亭着地亦如星舍着天也案附書者天下形體所據不虛猶此
考之則無恍惚明矣

隨筆

十六局

宋洪邁

世謂范增為人傑茅以為不然夷考平生蓋出戰國從橫之餘見
利而不知義者也勸項氏立懷王及羽奪王之地迂王於郴已而弑
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沛
公曉先定關中則當如約乃勸羽殺之又從之蜀漢羽之代趙殺上將
宋義增為未將坐而視之悅秦降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比肩親見
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滎陽之後身遭及聞然後發怒而去嗚呼陣

矣哉東坡公論此事偉甚猶未盡也

翰花故事

翰花故事今發妄死餘淮學士入廟猶有朱衣冠吏以引至朝堂而

止及景灵宮行香則引至足班處公至文三省不用中杖但尺紙直書其事
下語云語振尚書省伏候裁肯月日押謂之詔報此兩事謹存

表蓋溫嶠

趙談帝害表蓋完子種曰君與闕廷辱之使其殿不用文帝出談

驂乘蓋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豪英陛下柰何與刀鋸餘人
載上笑下談泣下車溫嶠將去王敦而惧錢鳳為之姦謀因敢餞別嶠
起行酒至鳳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文發後
鳳入訊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東必可信敦曰太真非醉小加声色豈得
以此便相說武由是鳳謀不行二者智如此

樂天侍兒世言曰樂天侍兒唯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小蓮亦有月篇云莫角梳篦黃衣兒抹琴紅銷信手紫綃隨意歌自注芙蓉紫紅皆小鬟覆名若然則紅紫二銷亦女奴也

黃紙徐書

樂天好用紙除書字如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

正聽山鳥向陽服黃紙除書落枕前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

白角杜句

杜子美詩云夜足僊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詩巫山暮足

霞花雨隴水多逆浪風全用之

詩識不然

今人富貴中作不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家往往出為識白

公十八歲病中作絕句云久為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白公壽已七十五

野史不可信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文及好事者綠飾故類多實失雖前輩不能免而士大夫頗信之姑據真宗朝三事于左魏泰軒錄云真宗次澶淵語寇萊公虜騎未退何人守天雄軍公言參知政事王欽若退即召王於府諭以上意侵劫俾行王未及有言公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杯且曰參政勉之四日即為同列也王馳騎入魏越十一日虜退召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或云王公教進疑詞於

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予按澶淵之役乃景德元年九月是時萊公為次相

欽若為參政閏九月

欽若判天雄之二年四月罷政三年萊公罷相

欽若復之樞密院至天喜元年始相拜距景德初元凡十四年其四年者

沈括筆談

云

向文簡拜名僕射

真宗謂李士李昌武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昌武退朝往候之闌悄然明日再對

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朕存中自涇云向公拜僕射年月未嘗考於國史因閱中書記是天禧上八年而退年二月王欽若亦加僕射者六人呂端李洗王旦皆自宰相轉陳堯叟以罷樞密使拜張齊賢以故相拜王欽若自樞密使轉及敏中轉右僕射與王欽若自加左僕射同日降制是時李武昌無四年矣武者宗愕已其三事者存中筆談又云公從真宗巡幸禮成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祇使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直數百萬上欵以足其數公心欵以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三乃諭有司以自有小私帶可服侯還京劇賜可也既各受賜而晉公

一帶僅如指闊

上願近侍違易之遂得尚衣一御帶予案景德元年

真宗巡幸而京大中祥符元年巡幸太山四年幸何中丁謂皆為何在三司使未登政府七年卒毛州謂始以參知政事從時輔臣六人王旦向敏中為宰相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皆在謂上謂之下尚有樞密副使馬知節即不也又說合且審為玉帶尚又名九万笑魏太無足諭沈存中不應尔也

謗書 目為過作史記於對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炷方士之事甚備故王允謂之謗書國朝景德符_祥問治安之極王文穆陳文忠陳文信丁晉公諸人造作天書符端以為固寵容悅之計及真宗上仙王沂公惧貽後世

譏議故請藏天書於梓宮以滅跡而實錄之成乃文穆監修其載
宗奉宮廟祥符送鶴懼恐不詳遂為傍史之累而太史公
謗書意異而實同也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也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顏色比瓊玖因官
射利疾衆善独不又老事欲息也事本未有注云浮梁果父老
自未作知縣不買瓷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昔一人今種少
鄉嗣宗是已惜乎不引許君之名

易乾坤二卦之下繼之也蒙需訟師此之者有次聖人防患修險
之意深矣

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始為使尉以功封侯青史丙軍二命侯
功不多不益封其俊各以五万騎深入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户裨校封侯
益邑者六人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武帝當功必視法如何不以貴
賤為高下其明白如此後世嚴此必曰貴久為上將俱出塞致命正不原貴
亦當有以尉其心不然它日無以使人益失之矣

青童寺詩樂天和錢賢外青花寺上方翠日

山詩云旧風松雪旧漢雲帳空望冷朝暹屬君共道使臣非俗吏
南之莫動比山文予於乾道四十年謂遙開日蒙

上書此章於扇以賜改使臣為侍臣之

郭璞葬地世說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
水景純曰將富為陸今沙漲去墓数十里皆桑田此說盖以郭為先

知也世說錦囊莖經為郭所看行山下宅兆者即為元龜然郭知水之為陸独不能卜告以免其非命乎

唐重牡丹 歐陽公牡丹釋名牡丹初載名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接下拔賞善云良有接下拔歸矣字良有養虎自遺患之語勸王回無追羽而喊之此其事同不止於殺降也其無後宜哉周亞天 周亞天距吳楚堅壁不出軍夜驚內相相攻擊手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後定其發壁東南取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漢史書之以為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死犯今乃有軍中夜驚相攻之事安其能持重字乎

漢輕族人 爰盜滔龜錯但云方今計惟有斬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矣市主父偃滔奔王於死武帝歎勿諫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縣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遂族解且偃解兩人本不死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遽至族乎漢之輕於用刑如此

漏也禁中 語京房與漢元帝論幽厲事至於十問十答曰漢所載臣對君之語未有如是之詳盡委曲者蓋漢法漏泄省中語為大罪如夏侯勝出道上語宣帝責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見帝時出為御史大夫郭思言之又為張博道妻語博密記之後竟以下獄棄市今史所載豈非獄辭乎王章每成章

帝論王鳳之罪亦以王齊側聽聞之耳

秦國它日人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才游學然六國所相
用皆其宗族父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使公
收趙之奉湯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為相唯秦不然其始
與之謀固以問霸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接凌趙人
張儀魏并化唯皆魏人蔡澤燕人呂接下板不常云
皆善接上板之流掌皆善詠花當時有一從之異者彼必
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傳有詠魚朝思宅
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朶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予按曰
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集秦中吟十篇內買

花一章九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
十戶人中賦而諷諭樂府有牡丹方一篇三百四十七
字絕道花之妖艷至有遂使王公女卿士游花冠蓋
日相筮花開卷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寄
微之百韻詩云唐昌王 王濫會崇敬牡丹期注云崇
敬寺牡丹花多有女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花詩云
明朝風起元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 盤屋詩
云數日非閱王事繁牡丹花盡始歸來元微之有
入求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和樂天秋題牡丹業三
韻酬胡三咏牡丹一絕有五言二絕句亦許渾

有詩云近來無柰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徐毅云
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
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
未嘗不重此花也

張良無後 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為非平之可
比也平嘗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矣
以吾多冰禍也平傳周至曾孫而以罪絕如其言然
良之爵但能至子其死財十年而絕從世不復紹封
其禍更甚於平何哉予蓋嘗考之沛公攻境闕秦
將歎連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急擊之曰公引兵大破

秦軍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既解而東歸矣接上叔良有云
不竟接上叔燕人呂字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魏國而听之不疑
卒之所矣以兼天下者說人之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劇辛樂毅也
威強齊卒毅皆趙人也楚悼王任吳越為相諸吳患楚之強蓋衛
人也

疾太子 疾太子武帝追悔為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太
子至於楚殺之李壽加兵兩于太子亦以它事族日千秋以一言王為丞相又作思
子宮為婦未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因係於邸邸徒不能釋之至
於掖庭今養親而不問之豈非漢法至嚴既生太子以道及之
罪難心知其能而有所不故者乎

車子朝蓮 漢宣帝黃鳧元年背匈奴車子未朝二月婦因十二月帝崩元
帝竟寧二年正月又未朝帝崩故哀帝時車子來朝特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
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中國輒有大故由是唯之朕不許矣俄以揚雄之言
獲許之元壽二年正月車子朝六月帝崩事之偶然得合如此者

偽人論拂 韓文公送文暢序言懦人不當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如
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謂吾徒而未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
石壁云佛書之妙與僧當為予言予不當為僧言之公語可謂至當

四海一也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
至於青滄則云北海南至於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
由南所請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皆外類而言之漢西城傳所云蒲昌

海疑亦亭房一澤尔班超造井英姓條之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云

俗語有所本 俗語謂載一貫有疇疇曰千一二米一石有疇疇曰石一石二長一丈有疇疇曰丈

一丈二之類按考工記受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受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
之微漢淮南安書之一之紐匈奴傳尺一讀後漢尺一詔書唐城曲云天尺
五之類然則亦有所本云

安帝王莽女為漢平帝之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禪傷哀
欲嫁之后不肯及莽敗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楊堅女為周
宣帝后知其父有異番意頗不平形於言也及禪位侯洗愈甚堅內甚愧
之欲奪其志誓不許乃止李昇女為吳太子璉妃昇既薨吳封為永興
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三女之事略同可畏而仰彼為其父者

安所置愧乎

鳳毛宋孝武差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為鳳毛多謂出此
按世說王邵風姿似其父遵桓温曰大收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
不同

牛米燕慕容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參
軍封洛諫為魏晉之世假官田牛者不過稅甚行一自有牛者中分不取
其七八也予觀今吾鄉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至牛者取其六謂
之牛示蓋晉法也

賣嘆今人噴嚏不比者必嘔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予案終風詩
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氏箋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
則我則嚏也今人嚏云人道我比古之遺語也乃知此風自古以來有
之

周帶圖地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如今地理之美越樊蜀皆為蠻淮南為僻
鄙秦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吁
鐸辰路國洛陽為王城而有楊拒泉產氏陸渾伊洛之戎宗東有萊牟
介呂皆夷也杞都雍立今汙之屬已不用夷禮邦近於晉亦曰夷其中
國者獨晉衛齊晉宋鄭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釋云歌詩之作非止一人數既
多故以介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今以詩為篇什或稱言他人所作為
佳什非也

其惟聖乎乾卦其唯聖人乎魏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句始作聖人見陸德明釋矣
史館王傑所國朝熙寧以前秘書省元著作局故置史館設修撰直館之職元豐官
制行有秘書官則職歸於監少及著作郎佐矣而紹興中後置史館修
撰檢討是與本省為二也宗王寺修玉牒所官制既行其職歸於卿丞矣
向紹興中後差侍從為修牒文以它官兼檢討是於本省為二也然
則今有戶部可別置三司有刑部可別置審實審刑院矣人王傑舊制每
十年一進緝甲子歲進書則甲申歲復然金竹從建隆以來再行補修
及十年則一進以故不過三二年輒一行賞書局階賞此最甚焉

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為睦以威為人然實取嚴陵
難之意也木不考子陵乃莊氏東漢避显宗諱並為嚴故史家追書以為

嚴光從當從賈可也

孟書百里奚柳子厚復杜過夫書云土用即字不當律令所謂乎歟邪哉夫也者
疑辭也矣耳為也者去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者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數且
異精思之則益也予讀孟子一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繆公之為
汚也可謂知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
謂不智也特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知乎味其用
周助字開闔變化使入之意飛動此難為温夫筆言也

霍光嘗功莫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勳賈九博士有軍功无問貴賤未有不封侯者
及昭帝時大鳴驢田廣明平益州夷斬首捕虜二萬且賜爵問曰侯益霍
光烏政務與民未息故欲求週功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柳郝露全

斬點吸之意同然數年之後少光明反擊為桓傳介子刺樓蘭皆而侯之
即為非蓋友光女婿也

皇甫提
正開論

晉魏以來正開之說紛、前人論之多矣蓋以宋繼晉則主陳而无所

終由隋而推之為因為魏則上無所起故司馬公於通鑑取而朝丞晉訖
于陳已然後孫之隋開皇九年始藉其年以紀事无 柳場也唯皇甫
湜之論不然曰晉之南迁與平王避戎之事同元種魏寶由取自為中國
之位号謂之滅邾晉實亦故謂之禪邾已無所傳傳而往之者書若有帝
元今之為錄者皆閏晉史遠矣晉為宋、為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
以陳氏自樹即奪无容於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隋之得之周取之梁
淮梁而上以於堯舜為得天下說則陳潛元南元閏於此其不照乎此說

亦有理然予復苦之滅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時歲在甲戌又三年丁丑乙
乃代魏不得云江陵之滅則為周也

嘗名漢官名有不書於官百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兇使因張敬殺擊
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謝而見何湜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
直指使者因慕恭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已即罷乎

五胡事列聰素香之表盜竊中土身死而碎威男女無少長皆成於斬劉曜承

準劉曜承其後不能十年身為人禽石勒嘗盛矣子奪於虎盡有秦魏燕
齊韓趙之地死不一年而後嗣屠戮無一遺種慕容禹乘石氏之亂跨挾河山
亦墜塔其身至子而滅符望之吳又非劉石比然不能自免社稷為墟慕容垂
乘符氏之亂盡復燕祚死未期年基業頓覆映七人者皆夷狄訖華之巨擘也

不能久如此今為國八十年傳數矣

三公也

國初以來宰相帶三公官居位及罷去多有改它官者范甯自司徒侍中

改太子太傅王溥自司空改太子太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師是已天禧

以前唯趙晉王且乃依旧公仍復遷秩天聖而後思典始隆張士遜致仕至以

兵部尚書得太傳云

古鑿器三代彝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寶為奇玩然自春秋以來固重之矣經傳所

記取部大鼎于宋魯以吳壽夢之鼎賄荀偃晉陽子產莒之二方鼎齊始晉以

紀獻玉磬徐貽齊以甲父之鼎鄭貽晉以襄鐘衛敦以文之之舒鼎定之繫鑑納

魯侯樂設為燕破齊祭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魯室是已

說郛卷第一百終



壽